

紫
網
維
蘭



萍
英

周瘦鵬主幹



紫羅蘭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第四卷 第三號

烟香牌盤絞

坐對佳人
飽餐秀色
閒吸名烟
細領美味

▲印白錫包▼



吐血癆藥草

文人學士大都伏案作書。胸膈不暢。肺部尤易受病。所謂嘔出心血是也。且肺癆之起。初因寒暖不均。操勞過度。或神思多慮之刺激。遂生咳嗽。咳嗽甚則肺部傷。癆菌乘機侵入。遂患吐血之病。非尋常醫藥所可治療。

吐血肺癆藥草。採自西川。得之不易。功效如神。屢試屢愈。且性溫味澀。質地和平。曾經國民政府工商部註冊審定。及上海特別市衛生局化驗證明。確有殺滅癆菌之特長。誠為治各種肺病之唯一良藥。請君試購一二服。即有奇效。且知斯言之不謬也。

主治

病者 肺癆 肺炎 勞傷 肺痿 痰喘 咳嗽
 福 婦癆 童癆 新久 吐血 體虛 鬱悶
 音 痰中 夾血 損傷 吐血 各種 肺癆

每服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英租界孟納拉路八二二號 達牛國產製藥公司啟



(請認明封袋上良心商標)

大光明戲院

(址原場舞跳登爾卡號十五路寺安靜)

(九三六三三——八三六三三話電)

□大光明爲上海最新式最偉大之影戲院。
□大光明之地點最優良。交通最便利。裝飾最華麗。設備最周全。座位共一千四百餘。舒適異常。

□大光明之音樂班。有歐美著名樂師二十一人之多。樂藝無一不精。

□大光明之映片機。爲最新式者。機師亦係十餘年之斲輪老手。手段高明。

□大光明之影片。已向英美法德諸大影片公司，購得一百餘種。凡豔情哀情軍事冒險家庭滑稽等等。無所不備。

□大光明之座價。最爲低廉。日場三時五時半。爲四角六角一元。夜場九時一刻。爲六角一元半二元。

出最低的座價看最好的影片到大光明來

紫羅蘭第四卷第三號目次(一)

圖畫

越場儷影

張漢卿將軍與于鳳至夫人

叢綠中

張珍侯攝

樂在其中

王叔平攝

摸索

胡伯翔攝

小息

俞曼筠女士

文字

游天平……………薛壽衡

醉靈日記……………陳小蟻

殘廢者……………范煙橋

我能購買女子……………周瘦鵑

水先生小傳……………蘇海客

心漢閣雜記……………趙眠雲

春宵……………唐梅溪

世界最大賭窟之秘密史……………張碧梧

藥渣……………王警濤

吳下伽藍誌……………楊劍花





(二) 紫羅蘭第四卷第三號目次

少少許集……………周瘦鵑

▲村舍

▲在消夏別墅

詩夢樓雜綴……………林儷琴

革命外史紫蘭女俠……………漱六山房

第三回 驚鴻照水當道戲紅粧
紫氣橫江從天來俠女

方多麥士傳……………張碧梧

第十三回 頭緒萬端生涯秘奧
柔情千縷環境艱難

婦女之樂園

初戀……………彭素華女士

薰絃遺響錄……………移風女士

家庭教育之一助……………松厓女士

小說小說……………月友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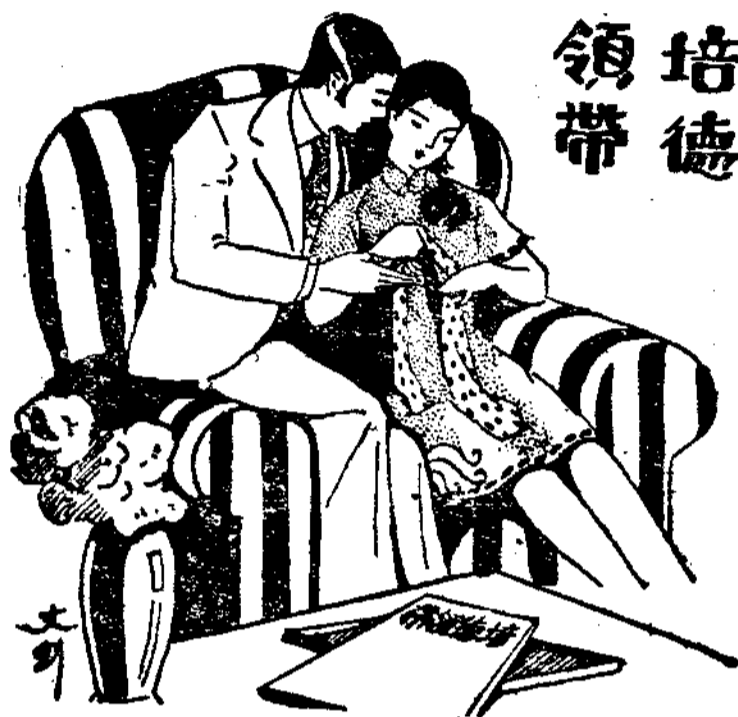
處世漫談……………韻秋女士

環境……………翠貞女士

兩封短信……………冰海女士

情場失意的分量……………麗霞女士

培德
領帶



培德領帶

為最有信用美術化的領帶
各種襯衫花色數百種

為最完備之西裝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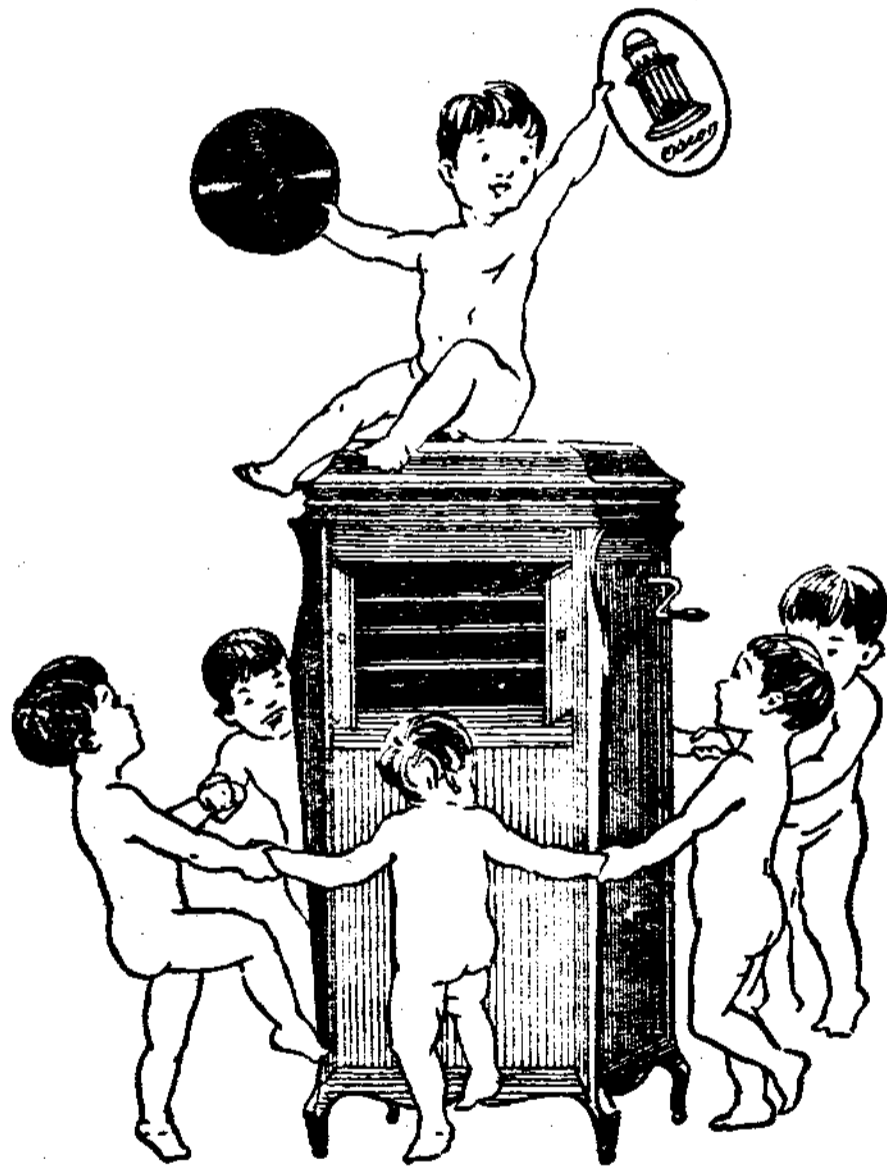
品公司

總發行所南京路勞合路
對面大慶里內

分公司四川路九十一號福利對面

高亭唱片
 銷全知所
 邇皆名伶
 收諸曲·
 手名·無
 不調高響
 之·歷歷如
 心·悅·可
 悶·消·愁
 家·不·可
 備·之·恩
 物·也

高亭唱片為家庭中唯一恩物





本公司所製新裝

為中國婦女服飾之總源

創中國未來的美的裝束

上海靜安寺路
斜橋總
會對面

雲裳公司

上海唯一婦女服裝商店



■ 異軍突起之梅

園牌香煙

梅園牌香煙為香煙
中精品·煙絲鮮艷

煙味醇和·

吸梅園牌香煙·如

坐園苑中賞梅花·

得色香俱美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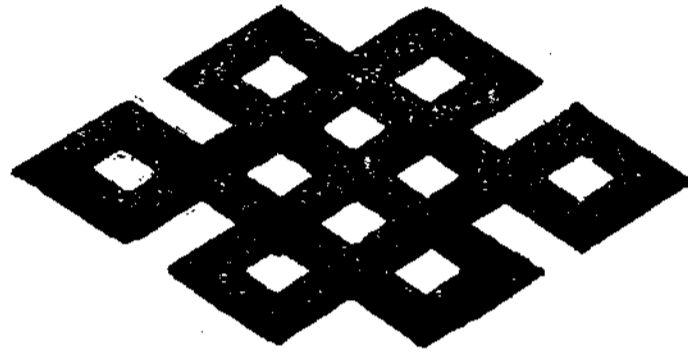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平望街口 梅園酒家

八吉老牌橡皮鞋套

註冊商標

係國貨中之首創者

為天雨不可少之物



八吉牌鞋套的優點

質地柔韌
式樣優美
製造精良
售價低廉



▲批發所
東棋盤街大誠
法大馬路巨泰
興聖街鴻泰及
其他百貨公司
各洋貨號均有
出售

上海塘山路底 電話東三六二
義昌裕記橡皮鞋製物有限公司出品

麒麟領帶公司

麒麟領帶

的確

價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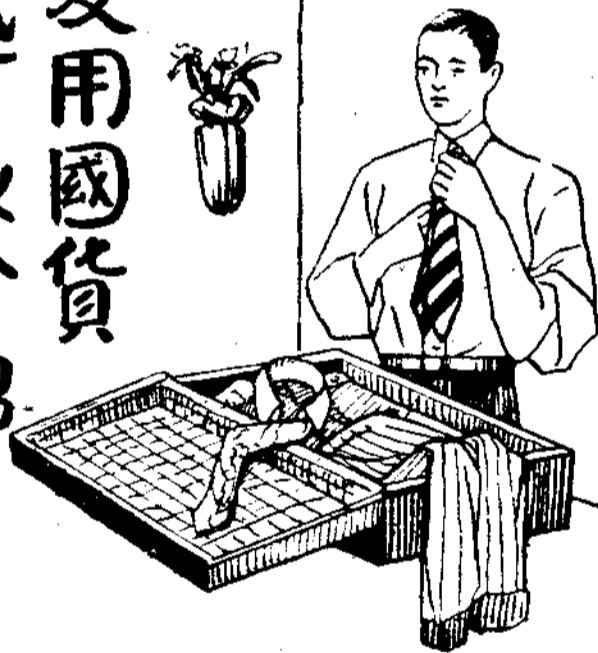
物美

百結

不獨愛用國貨

諸君我可以介紹

包你稱心滿意



美租界老靶子路二二五號

電話四一六四九號

製造廠兼門市部

發行所及門市部
英租界波路二〇六號
電話二九八號

大家同喜

老翁吸大喜
活到九十幾

奶奶吸大喜
養個胖兒子

商人吸大喜
營業多順利

小兒吸大喜
媳女好個嫁

伍拾枝裝大喜
十枝裝大喜

公烟乃南
司州第 192

老嫗吸大喜
年年添孫子



影儷場毬

人夫至鳳子與軍將卿漢張



叢綠中

張珍侯攝於銅官山

樂在其中

王叔平攝



索 摸

攝 翔 伯 胡



息 小

士 女 獨 曼 愈 王

孔雀領帶公司

一週年紀念

大減價

領帶 襯衫 絲巾 軟領

各種出品

由三折至八五折

買一件送一件

另有贈品

一年一度

機會難得

南京路同昌車行東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
無麗
皆備
不臻



華成煙公司出品

五洲

爽身粉



是出類拔萃

之國貨

其質細膩

其香濃郁

愛用國貨

士女請試之

亞林 臭水

防 疫

夏令氣候炎熱凡百蟲莫不飛揚
跋扈每日以亞林臭水少許和以清
水化成乳白色裝入噴筒或澆壺於
陰溝壁角牆根廁所及風日不透之
處消毒防疫滅菌除穢講求衛生者
不可不用也

地球 殺蚊盤香

老牌

殺蚊盤香係用自植除蟲菊製成長
夜燃點不傷腦筋而烟氣濃厚每點
一盤蚊蠅觸着烟味立即墜斃萬靈
萬應一試立知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分售

金錢牌搪瓷

果然奪得錦標歸

當去年國貨展覽會時·大陸報記者·曾云「中國之搪瓷器皿·最為全會生色·且其物質上之配置設計·隨在含有高尚之美術觀念·實為其他各國所不及·將來甚有希望」云云·

一時非但引起讀西報之外國人士注意·即上海申新時事各報·亦引為要聞之一·特譯出以為研究國貨者之重大注意也·

大陸報此項記載·實種因於**益豐搪瓷公司**所獨得之美國費城展覽會金牌獎·

益豐搪瓷公司對於國內之展覽會等之獎章·久已琳瑯滿目·而赴工業先進之美國·竟亦果然奪得錦標·則其貨品精良·當不待言·

商華 **益豐搪瓷公司**

第一廠
第二廠
第三廠
貨車站

開北裕通路
斜橋局門路
老北門大街計家弄口
老北門法租界典當街

請購 大中華 片唱

提倡國貨免致利權外溢

大連灣路百零一號皮



電話 號標 東一七三號

請購 大中華 片唱

大中華唱片清而朗

無線電收音精且良

出品神速質耐久唱

選戲慎密萃伶所長

一元二角紅片一張

價廉物美譽騰華洋

國貨唱片只大中華一家

三家書局 文明書局 中華公司 經理處 本埠經理

本埠經銷處先施永安新麗華及各

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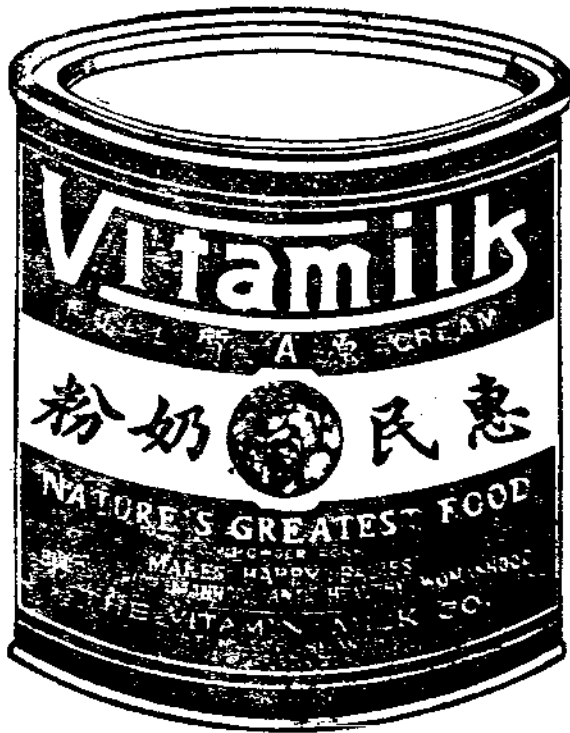
（注意）紅皮片係由廣東各小及名曲人及名演片係由廣東各小及名演片係由廣東各小及名演片

媽用的奶

問題

一且解決

若能得清潔可靠愛護小兒的奶媽雖給以十元一月之工資亦不為多
奶媽迫於飢寒忍棄己子而哺人子至可憐也若復能忠心服務愛人子如己子則尤難能而可貴矣



但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即如徐家奶媽初來時衣服襤褸後易以新衣食以肥飫意志漸肆言語傲慢主婦猶忍之後以小兒疾病叢生悉因奶媽而起遂決意辭歇之現在用……

——好極果效粉奶民惠——

壯強而白肥兒小 元七六月每用費

◀◀◀惱煩除解且抑◀◀◀少減用費特不▶▶▶

各埠百貨店食
品舖大藥房均
有代售

啓司公粉奶民惠

商號路四上
華五川海

周瘦鵑
嚴獨鶴
介紹煙臺啤酒

上海義成公司經理之煙臺啤酒有以下兩種特點（一）此項啤酒係煙臺啤酒廠出品該廠完全由華人資本創辦歷年製酒甚多銷路甚旺實爲純粹國貨（二）此項啤酒係採取山東南山泉水由德國名師監製經上海化驗室證明確係上等飲料味既清冽兼合衛生與尋常用濁水製釀者不同值茲暑令將屆啤酒需要日繁爰樂爲證明藉廣傳播又義成公司經售之三十五年陳白蘭地（金葉雙獅牌）亦屬國產中之精品并願介紹於世之嗜飲而知味者

煙臺啤酒及三十五年陳白蘭地經售處義成公司在上海同孚路威海衛路南首一一九八及九九號電話三一四四三號分售處各大洋酒食物店及大菜館

小兒食積之治療

小兒病食積最多所謂十兒九積殆非虛語嬰孩自
己藥片即是療治小兒食積聖藥凡嬰孩偶有傷食
按法施用可保有百益而無一害

福建泉州古溪亭雲樵氏來書云「小兒邦基年五
歲常患消化不良大便酸臭等症各藥無效幸承施



國柱醫生介紹嬰孩自己藥片服未數劑病即告痊
續服未幾精神乃異常活潑真靈藥也」

價目每一瓶六角六瓶三元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各藥房均有出售



剝膚之痛

凡曾患此切身之
痛者苟知如意膏
治療皮膚之功效
有不可思議之神
奇或且也不再呻

吟痛苦了如意膏清涼滋潤拔毒生肌凡百瘡瘍皆可
療治廣東陽春縣和源蘇杭店陳君北恒來書云「鄙
人患皮膚病數年之久百藥無效後敷用如意膏一匣
立即腫止癢收皮膚潤澤復我自由矣」

江西路六十號韋

廉士醫生藥局原

班郵奉一匣可也

郵力在內每六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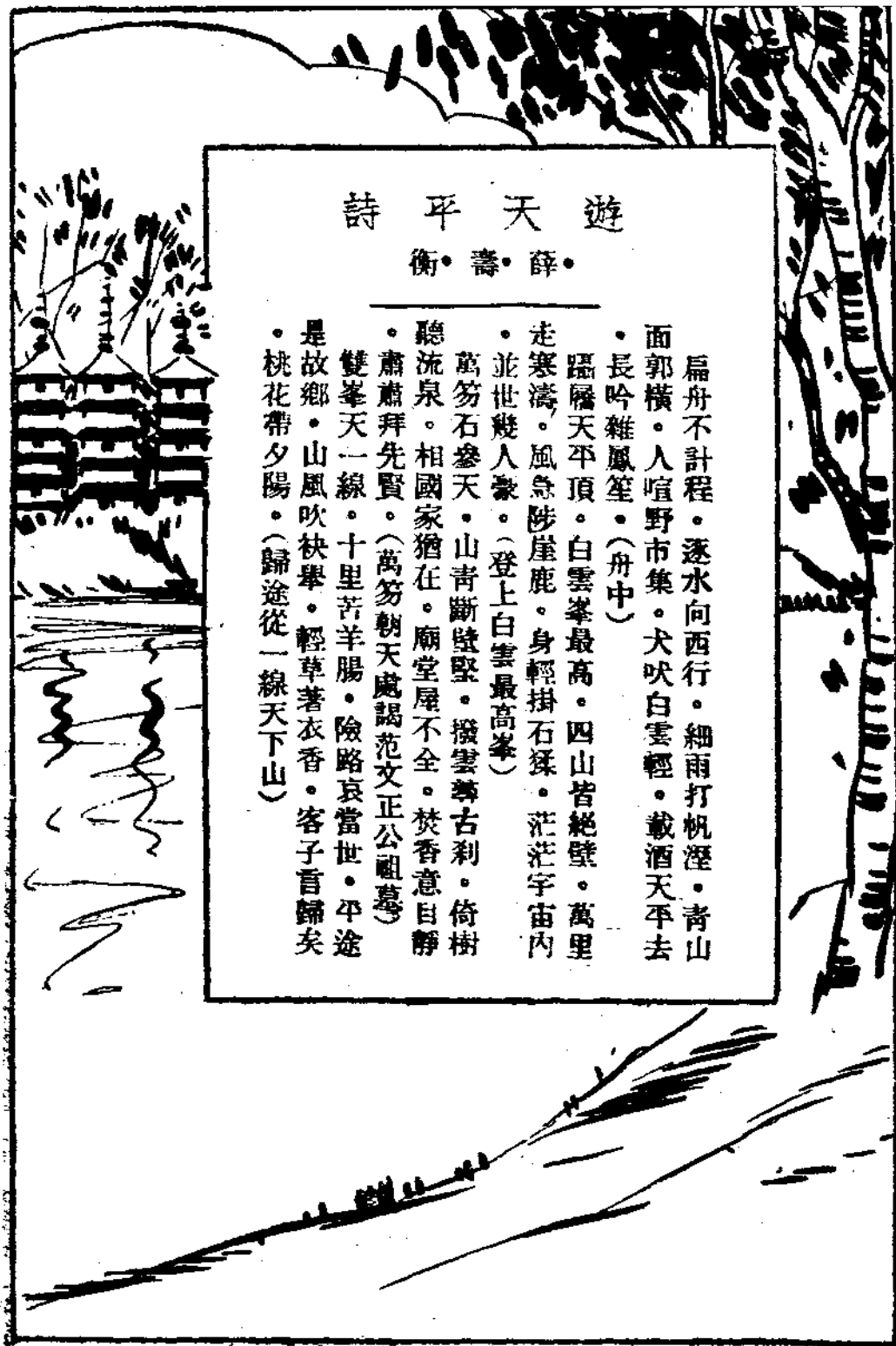
大洋三元



遊天平詩

薛壽衡

扁舟不計程。逐水向西行。細雨打帆溼。青山
面郭橫。人喧野市集。犬吠白雲輕。載酒天平去
長吟雜鳳笙。(舟中)
臨巖天平頂。白雲峯最高。四山皆絕壁。萬里
走寒濤。風急陟崖鹿。身輕掛石猿。茫茫宇宙內
並世幾人豪。(登上白雲最高峯)
萬笏石參天。山青斷壁堅。撥雲尋古刹。倚樹
聽流泉。相國家猶在。廟堂屋不全。焚香意自靜
肅肅拜先賢。(萬笏朝天處謁范文正公祖墓)
雙峯天一線。十里苦羊腸。險路哀當世。平途
是故鄉。山風吹袂舉。輕草著衣香。客子言歸矣
桃花帶夕陽。(歸途從一線天下山)



紫羅蘭盞下

▲本期的短篇·有范煙橋君的一殘廢者·「以冷雋勝·蘇海客君的「水先生小傳·」以談諧勝·唐梅溪君的一春宵·」以側豔勝·王警濤君的一藥渣·」以刻劃勝·少少許集中選譯柴靈甫氏的傑作「在消夏別墅·」當此炎炎長夏之中·可算得一篇應時文章·


▲近在上海租界的賭場問題·鬧得甚囂塵上·很引起社會的注意·張碧梧君因此有「世界最大賭窟之秘密史」之作·給大家開開眼·

▲本期特闢「婦女之樂園」一欄·專載幾位女作家的作品·彭素華女士的「初恋」一作·文情並茂·頗有一讀的價值·其餘的幾篇·亦自斐然可誦·

▲有幾位讀者要求登載作者的小影·目前因為要多登些攝影專家的風景名作·暫時不能照辦·容慢慢的徵集起來·或有實現的一日·

▲吾們仍在徵求討論男女問題的稿件·和可以公布的情書·請讀者隨時惠賜·



 越 縵堂日記。選詩殊有名句。錄其佳者。戲與翠妹互加丹黃。所得殊不同。固知詩境自異也。翠妹所賞。如纂喜堂集七言近體。貓頭筍賤連泥賣。雀舌茶新帶雨烘。一湖煖翠斜陽溼。半照桃花半酒人。枕邊花氣初三月。小著相思已五年。林霽山集。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峯青。遠峯開宿雨。高樹表初陽。遲花春一後見。遠瀑夜深聞。學福齋集。沙沉高岸失。水載遠村浮。徐楨卿集。曾爲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予所取者。僧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斜陽陌巷語初燕。新水池塘生細魚。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學福齋集。晴瀑飛千樹。春禽響一聲。大堤平

若水。獨樹遠疑人。徐楨卿集。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劉挺卿詩。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

張

香濤以王父純客詩並稱。純客大懼。謂張君未嘗見予集。故有是

言。若王詩。則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尙未盡得者。予謂香濤以王李並稱

。原屬過當。純客瓣香崆峒大復。焉能及王父之含咀六代。風華流麗哉

。李詩亭皋同賦云。秋風帶早寒。吹君鄰家樹。園中云。細花布野黃。

裙帶早知之。題子將山居云。可見人境外。青山本易深。幽士縱遠步。

息之以清音。訪謝少蓮云。離人不可爲。細雨先上舟。憶五弟云。一時

忽不樂。五弟近如何。臨別曾相訂。未痊當寄書。胎息絕近王父。而不

及王父淳厚。若填詞作手。則惟實父可與純客頡頏。餘子均當束手也。

昨

夜枕上讀越縵堂集。不覺睡去。中夜鼠忽大擾。登牀嚙指。劇叫

而醒。旋忽暈厥。及醒。則家人圍繞。阿母啼呼。問何以至此。茫然竟

不能答。今日頭泔泔然。四體墮疲。若遭重疾。予性不畏物。乃爲鼠厄

。真大可發笑也。家有老貓。懶不勤職。致鼠輩橫行無忌。架上書數十冊。盡爲所齧。高青邱詩云。鼠餓欲侵書。范成大詩翻缸鼠自忙。真有哭笑不得神氣。自無怪古人乃欲穹室熏鼠矣。夜復不寐。戲以一律紀之。獨坐誰能寐。無風窗夜鳴。短檠看有角。殘夢欲生稜。墮鼠宵侵枕。荒雞亂早行。此身非在客。何事獨崢嶸。

東

坡跋懷素帖云。此公眞工於自譽者。李慈銘詩幾於無一首不自譽

。又放言詈人。山膏之罵。略無蘊藉。心頗不悅其人。因棄去。閱王王三父集。王父亦能罵人。而諧謔雋妙。時有漆城蕩蕩風趣。蓋猶晉人雅度也。王詩五律最佳。高青邱查初白皆不及。樂府第二。然亦勝吳梅村。七言近體非所擅長。湘綺樓日記絕句甚多。刊集皆不存。有自知之明矣。棗子曲云。胡姬雙鬟翠玲瓏。天桃作面顏始紅。朝來病起不梳鬢。門前立地看春風。華年如煙不惜嫁。封香密寄吳羅帕。夢中微笑似有情。鏡裏抽簪常自畫。幽蘭啼眼清如水。屏山夜畫燕支紫。卷簾抱月彈作雲

。沉香宿火雙煙起。湖邊種蓮東種棗。六月細花黃嬾嬾。大堤石子彈馬蹄。綠楊風定相思曉。華山畿云。一人無兩心。單思已不閒。何爲兩見尋。燕歌行云。叢蘭低嫋秋風初。夜池輕香墮芙渠。鳴蟲切切暗四除。缺月纖纖光有餘。微煙靜樹露下裾。美人飄飄度庭隅。涼夜難逢獨離居。秋來感人步時踖。微吟風中鬢髮疏。羅袖翳月望黃姑。人生歡來不須臾。會日雖近今夕徂。良時一失華簾孤。當見不見更何如。純客謂其標取六朝糟粕者。豈中繁之論哉。

壬 父五言湘上云。客意已在水。遙舟送清暉。煙態如悅人。藹藹還自歸。從南昌至臨川云。空秀無遠近。輕煙有餘妍。雨宿江南云。墟市藹相望。煙起成一林。三用煙字。皆有餘態。

九 月初二日 梁楷畫。殊不多觀。閒見佛像。亦復粗率。無如此卷經營慘澹者。下筆折鐵畫沙。莊嚴圓勁。世推吳道子畫佛。爲第一手。待詔未必下之。乾隆間與李龍眠蓮社圖卷並爲藥州中丞所藏。後經散佚

。二百年後。林宗孟遇之東瀛。復收行篋。瀛州之役。宗孟遇害。此卷消息久沈矣。今從飛鳧人持來。舊迹宛然可識。宋南院書傳梁待詔所傳不下數十。然多僞少真。此卷或恐遂爲天下第一。非寒家所能有也。印得照相版十六紙。留爲暇日臨摹之本。無患失之心。有永保之樂。

予家東鄰別墅。駐英吉利兵一營。軍樂洋洋。終日盈耳。近以瓜期遷去。境界爲之一清。戲作齊天樂一闋。題爲移居有贈。翠妹笑曰。百年後讀此詞。誰則知君贈碧眼胡兒者。詞云。蕭蕭一陣黃昏雨。秋涼薄。侵簾戶。竹暗藏燈。花疎通路。認得小夜深處。誰能念我。鎮立盡闌干。滿身風露。咫尺蓬山。紅牆隱約逗私語。行期幾回替數。歸舟應在。西風南浦。環珮蒼梧。旌旗洛下。冷落一江煙渚。閒情自苦。看陌巷塵生。燕空人去。遙問佳期。道明年來否。

九月初三 夜夢與寶弟造飛機。御而行。冷然善也。已而忽覺御者非我。我自另在一星球上行。四週雲氣蒸蔚。奇光如水月電燈。繁星隨

身無數。浮蕩若舞場初散。輕汽球繽紛五色也。罡風橫吹。星月亂墮。還顧我身。已在高原大漠間。朝曦萬里。皆青天白日之旗。不覺振衣長嘯而醒。拈沁園春一闋。殊不稱意。擬七古紀之。得銀河冰碎流雲脆一句。竟不能續。

王一之云。茶花女有墓。在巴黎公墓間。制作初甚簡陋。不如小仲馬所言茶花數百本。瑩潔如玉色也。後乃踵事增華。風景幽媚。游者恆以鮮花一束。繫小名刺。置墓頂。日暮灑掃。往往盈筐也。予謂西泠蘇小。虎邱真孃。事蹟未嘗不艷。惜從來歌詠。徒託空言。故不如寶川窈窕梨花墓之膾炙人口。舊文學魔力不及稗官。向有定論。况小仲馬以天生情種之文。寫天生情種之女。安得不顛倒百世哉。予讀莫泊桑譯本。恆覺林畏廬不及李青崖。然茶花女遺事譯本不下十種。則又無如畏廬佳者。言文消息。體會甚微。拘一體者。可以休矣。

★

★

★

★

★

★



殘廢者

范·煙·橋·



者 廢 殘

☀ S城外有一箇殘廢軍人院。裏面官佐士兵都有。約莫一千多人。都是從革命的戰線上。受了傷退下來。送到那裏療養的。革命告了段落。勞苦功高的做了官。遺受傷的武裝同志。也回復了健康。因此這殘廢兩箇字。實在已經名不副實了。並且真正殘廢的。不到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不過擦破些皮膚。至多留着一箇創痕。斷乎不能算是殘廢者。但是既然掛了這招牌。我們也只能稱他們是箇殘廢者。

他們在可能範圍裏。常常到城裏來逛逛。什麼戲館電影院。都要光降的。那戲館電影院的招呼。都很識相。見他們來了。總給他們一箇不化費的座位。幸虧S城裏戲館電影院生意也平常。十幾箇座位。總可以騰出來的。所以相安無事。

有時那些殘廢者。也肯仗義執言的。有一回。公安局裏一位職員。計家眷等五七人。挾進

AB電影院。查票的說。人數太多了。那職員一臉子的怒氣。正要發作。卻巧走來三四箇殘廢者。圓睜了凶眼。把這一羣人叱出門去。道「白看了這殺野麼。」有一回。前面較好的座位。先自坐了幾箇殘廢者。後來的買了票。卻沒有座位。立在背後。和招待人說話。那招待人只好打恭作揖。陪小心。說軟話。那時便有幾箇後到的殘廢者。走上前去。拉先佔座位的殘廢者出來。說道。「我們也得體量老闆的血本啊。」就是那些店舖子。也沒有受過他們的滋擾。不過近來。爲了欠餉領不到。手頭很拮据。心上老大不快。所以碰得不巧。要發牢騷。

一天。有一位C省的主席。到S城來。坐着轎去訪問親友。橋前有幾箇勤務兵。十分氣概。一箇殘廢者走過。便拉住了一箇勤務兵的手道。「且慢。這匣子砲你們也玩得膩煩了。借二給我玩玩罷。」那勤務兵那裏肯依。伸手就是一推。殘廢者也認起真來。嚷道。「沒有我們拚了性命去幹。那裏有你們享福的分兒。現在你們倒裝起幌子來了。」那位C省的主席。見他掛着一箇殘廢軍人院的徽章。知道不好意思得罪他。便喚崗警來解解圍。那殘廢者破口大罵了一頓。把一肚皮烏氣發洩了。也就走了。

CD戲院新來了一箇武角兒。刀棒拳脚的功夫。還不差。大街小巷都貼遍了招紙。給殘廢者瞧見了。便合了夥去看。這一窩蜂裏。爲了座位問題。起了爭執。殘廢者不肯讓步。經理來調停。也不領情。後來請到了一排警士來彈壓。到底殘廢者赤手空拳。怕喫了眼前虧。這

一天便退出了戲院。第二天意圖報復。去的人格外的多。總算戲館裏應付得法。沒有鬧出亂子來。但是茶壺晦氣摔碎了十幾箇。看客已經心裏怦怦的跳箇不住了。散的時候。把門口幾輛黃包車疊了起來。像一座山。連什麼都不怕的黃包車夫。也拉着空車走開去了。這們不安定的態度下。便生出一箇遺散的問題來。由著公安局和駐軍的領袖洽商。拍電報到總司令部去。那總司令部分付籌兩箇月的餉。給發了。請他們還老家去。可是欠的餉。已有八箇月。這兩箇月的餉如何能滿足他們的欲望。他們說。『總司令要我們來。我們就來。要我們走。也得聽到總司令的一句話。不是你們可以趕走的。』後來費了許多唇舌。還是添了一箇月的餉。他們纔答應走去一半。

在走的那一天。車站上警備森嚴。張着『歡送勞苦功高的武裝同志』的大布標語。警備者的槍管裏。都插了小紙旗。有的寫『爲國犧牲。』有的寫『功成身退。』有的寫『軍人模範。』那些殘廢者。慢條斯理的走到車站上來。有幾箇對着這些小紙旗冷笑。有幾箇露出不快的顏色來。咕嚕着。有幾箇挺胸凸肚的踱來踱去。表示他的驕蹇。等到車兒來了。他們登了車。警備者如釋重負的大踏步還進城來。

在一箇茶寮裏。聽到不同的評論。

甲說。『這些殘廢者。的確喫過一番辛苦。他們的領導者。都得到相當的報酬。把他們

要在一邊。似乎太不公平。」

乙說：「國家應該替他們想一箇安全的去處。或是工廠。或是屯墾。」

丙說：「我瞧見有幾箇廢廢者。穿着很華美的衣服。身邊的錢也不少。決不像欠餉八箇月的模樣。那麼他們還去做些小本經紀。也不是件難事了。」

丁說：「只要看那每天的報紙。常常有遺失徽章的廣告。試問他們在什麼地方遺失的。爲什麼別的駐軍不會失掉呢。他們怎樣失掉的呢。」

戊說：「你說起這句話。我倒找到了一箇證明。自從S城廢倡的呼聲高唱入雲的當兒。那些長三堂子。果然還有準備。或是走別碼頭去。或是化公爲私。那些么二花煙間。鄒四。下面的花姑娘。便各自施展出手段來。把幾箇英雄而有兒女之情的號稱殘廢者。籠絡得六體投地。有的已經租了小房子。實行同居之愛了。有的索性學著紅拂李靖度蜜月去了。那動身的一天。也有好幾箇帶着落伍的神女一塊兒走呢。」

這們議論紛紜中間。有一箇茶客。挺身而出道：「你們不要一筆抹煞。我時常在鐵路上往來的。我在S城車站上。時常瞧見一箇真正老牌的殘廢者。右腿只剩了半截。拄了兩根拐木。向旅客討錢。要是旅客不給他錢。他就把履歷背出來了。有一回等車等得太長久了。我便細細的盤問他。他說的幾師幾連幾營我實在弄不清楚。只是他說明半截腿給武穴敵方一箇洋

彈轟去的故事。我還深刻的可以記憶咧。我問他既然受了傷。已經是殘廢了。爲什麼不到教養院去呢。他搖搖頭說。可憐。我們這一隊陸續都死乾淨了。誰也不認得我這廢物了。況且我從醫院裏領到二十塊錢撫恤金時。肩章符號。什麼都收去了。誰辨別得出我是箇革命的軍人呢。那麼你們對於這樣的一箇殘廢者。應該怎樣的批評他。」

這一輩子只有慨歎。沒有什麼話說。就借此收科了。



梅 鶴 圖

梅· 逸·

春初·曾倩名畫家趙子雲·陳伽重兩先生·合作梅鶴圖·梅橫斜頑豔而自有古致·鶴亦矯然超逸·石子師見而劇賞之·上有空白·乃爲之題曰·日月疾如馳·吳門一夢覺·回首二十載·少年集同學·鄭氏逸梅子·其人最誠樸·女士周壽梅·夫婦雙鶴鶴·好速琴瑟友·窈窕鐘鼓樂·一事稍遲遲·或未免焦灼·天上石麒麟·尙未降香閣·酒繪梅鶴圖·同心一謀度·佳兆此春頭·紅梅花灼灼·丹頂立仙禽·生兒定相若·他日慶懸弧·嘉名當曰鶴·尊酒湯餅筵·老夫喜雀躍·詩頗得體·但師自謂病後塗抹·未免疏檢·詩中重押灼字·雖古人集中·亦間有之·然究非所當也·



我能購買女子

周·瘦·鵑·



按

此文為濟坦大尉 Captain

Harry Lello Zetun, 所著。大尉為亞刺

伯產。而入英國籍。曾任職英軍中。並

在歐戰中受傷。生平擔任職務甚夥。如

探尋金礦者。財政官。軍中密探等。而

在警署中任通譯之職。計歷二十年之久

。蓋以通曉十二國之語言。足跡又遍於

世界也。當其居留羅馬。充任偵探時。

曾因激於義憤。力救台維司夫人。且

Julia Stowe Davis. 之生命。夫人為一

美國銀行家之女。僑寓羅馬。頗有聲於

社會。夫人感其恩。聘之為秘書。數星

期前。夫人病卒。竟以其全部財產約值

英金三百萬磅。悉數贈之大尉。而對於

其夫。(為夫人第四次結婚之夫)則分

文不與。其夫心不能甘。曾一再爭攘。

願舉出夫人之本願。其夫終無如之何。

濟坦大尉遂獲此鉅資。而震動一時期。

(以下皆濟坦大尉之言)

吾寫此標題。誠未免輕譏女性。吾固甚覺其失當。然於吾文所記之事。則又允合無間。吾遂姑一用之。吾雖為英軍中一軍官。當英法戰爭時。馳聘疆場。且曾身受重創。然吾實為亞刺伯產。在東方各國。婦女所處之地位。頗為低微。人第以玩物視之。與西方婦女之受人尊重。殆有天壤之別。近年以來。白種女子。頗有與東方貴族結婚者。願一經結婚。即不啻自飲悲苦之酒。結果自殺者有之。遭人暗殺者亦有之。各種之意外及慘劇等。因以發生。蓋以習俗不同之男女。而強納於一屋之中。欲其白頭偕老。當然為不可能之事。從可知白種女子與東方男子結婚。實為情勢所不許也。吾雖產生於東方。然

實為西方之人。曾認為英人可。曾認為意人或法人。亦無不可。吾猶憶吾自東方西渡時。將東方各種之觀念。悉數置之腦後。而於西方之習俗首先注意者。即為尊敬婦女是。吾生平豪於膽力。吾之生命史中。充滿種種冒險之事蹟。苟與之所至。雖死亦所不辭。吾曾擔任探尋金礦者。財政官。軍中密探。警署通譯等職。並曾在英軍中任軍官。又曾在法軍中充當兵士。惟以任職既多。生平所結交之婦人。各國咸有。此猶不足為異。所可稱者。凡吾交結之婦人。品類至為不齊。有美麗之女騙。有活動之間諜。更有賭窟中之媒孽。及其他各種之無賴女子。要而言之。上自豪貴之公爵夫人。下至垃圾夫之女。莫不在吾結識之中。吾亦同等的與以尊敬

·從未敢稍有歧視也。吾之交遊。雖如此廣闊。吾之所爲。雖如此冒險。又復歷時甚久。然吾之爲吾。從未爲公衆所悉。迺天下事往往有出乎意料之外者。當吾居留羅馬時。竟因一事之發生。而成爲社會上之中心人物。事之奇特。頗有類乎小說家言。爲歐洲奇聞異事中之最可稱述者。蓋吾嘗以事赴羅馬。而救得台維司夫人之生命。夫人爲一美國銀行家之女。因欲表示其謝忱。聘吾爲秘書。月給薪金一百磅。而日用所需。仍由夫人供給之。後歷時未幾。夫人歿於美國。所遺之財產。約值美金三百萬磅。夫人遺囑悉數相贈。吾自得此意外之遺遇。吾之身價。遂一越而高。常地各新聞紙上。無不載有吾之姓名。訪問者及攝影者。固紛集於門次。而以重金酬吾。欲吾寫一關於吾之身世之文者。亦不乏其人。此外致書於吾。求吾作經濟上之救濟者。數達三千之衆。吾不暇一一答覆。惟有置之不理。而彼輩不憚跋涉之勞。竟親來倫敦。羣趨買達谷 *Maida Vale*。吾之住宅前。作懇摯之要求。然此猶人情中常有之事。吾固不甚介意。最使吾感慨者。即一般錢商亦來與我接洽。願以金錢假吾。購至三於無論長幼男女。能摹仿吾之簽字者。即可向錢商貸款。一若任何人均信任吾。不少致疑者。然而在吾承受此項遺產之前一月。吾欲向人商借十磅之數。雖簽立字據。亦不能見信於人。世態炎涼。滋可慨也。

在吾接到之數百函件中。頗多能撩動吾之情緒者。或則使吾喜。或則使吾怒。亦有使

吾非常苦悶者。此等函件。均係婦女輩所寄。觀其信中所述。直欲自賣其身。吾料知彼輩作書時。亦嘗費去幾許之心血。吾故擇尤保留一二。然吾偶見及之。輒不覺悲從中來。吾固甚尊崇婦女者。然殊不能明瞭若輩心理。何以竟願自道姓名與住址。欲嫁一從未謀面之男子。而將其神聖之婚約。輕許一向所未聞之男子耶。吾固知婦女之中。極多人格高貴。縱見吾擁有三千萬之鉅資。而亦不願嫁吾者。然自願嫁吾。竟謂吾可以出價購之之婦女。實亦大有其人。此輩居心何在。至易了解。蓋不外乎金錢之力耳。否則若輩何以不嫁吾於未得鉅產之前。而獨願吾嫁於承受之後耶。吾於握筆寫此文時。曾一計向吾求婚之函件。總數共爲一百一十一封。此一

百一十一之數目。適與吾住宅之門牌號碼相同。亦一甚巧之事。繼寄此等函件之婦女。年齡最老者。爲六十七歲。最幼者。爲一十七歲之少女。吾敢謂此一百一十一婦女所以願嫁一素不相識之男子。一亞刺伯產之男子者。非對之有真愛。第因其擁有一百萬磅之鉅資而已。

吾遍讀此等函件。所得之經驗。實至爲充富。尤以對於婦女輩爲最。吾之足跡。雖遍於全世界。自中國至祕魯。幾於無處無之。經驗之豐。自爲當然之事。然而與此相較。猶覺相形見絀。然則此等函件之內容。究屬如何。諒爲讀者所欲知。抑亦吾文所必當一述者。吾請逐一略紀之。(一)「我乃一良好之女子。今操打字之役。我有美滿之家庭。

及慈善之雙親。獨是吾之生活。太覺單調。枯寂孤單之況味。我直不復能忍。而有發癩之勢。我渴望有此一日。能遊覽廣大之世界。痛飲人生的濃郁之佳釀。身衣華燦之衣。可以頤指氣使。隨我心之所欲。我尤望能爲君之伴侶。作世界之游。我敢謂我正君所需要之人也。』函末註有完全之姓名及詳細之住址。並說明彼之芳齡。今方十九耳。此種函件。寄來吾處。固無何種損失可言。倘竟落於下流男子之手。則其結果之險惡。尙堪設想耶。

也。(二)『茲附上我之照片一幀。及內藏我髮之小金盒一事。請檢收。我現任事於某大藥店。充會計員之職。境遇尙稱寬裕。願我對於現時之生活。萬難有滿意之承認。我願竭我所能。勉爲君之賢妻。我雅不欲多所誇張。然君若導我登禮拜堂中之聖壇。舉行婚禮。則君必永無後悔之日。此則我所敢斷言者。』(三)投函者。乃一六十七歲之老婦。五函中之言曰。『就我現時之年齡言之。戀愛自爲過去之事。然即在我青年時代。我之生命。亦無時不在困苦掙扎之中。我似爲愁雲慘霧所籠罩。光明偉大之日光。從未照及吾身。此事非至可悲痛之事。我曾受良好之教育。家世亦復清高。君倘不以我爲老邁。娶我爲妻。使我在此垂暮之晚年中。得稍享人

生之快樂。則我敢對君保證一事。我必能守身如玉。而以滿腔之熱愛全部奉君也。」（四）此函之措詞。較之前數函。尤為奇妙。與接洽貿易。殆無少異。吾殊不欲多所轉錄。祇紀其中之一節曰。『親愛之先生。我甚願將我之手。納入君掌。以作訂婚之表示。我年三十二。雙瞳色黑。而饒有風趣。態度安詳。自具大家風範。刻已產有子女二人。奈我夫粗暴凶殘。甚類野獸。我雖欲極端忍耐。而勢有所不能。即將開始作離婚之準備。同時又懷有一種熱烈而堅毅之願望。即欲與君結婚。勉作君之可愛而忠實之妻。復為君管理一切關於經濟之事。』函末又加注數言曰。『倘君決意考慮我之提議。則更有一言。須先告君。即我之離婚費以及子女撫養費

。均不勞君操心也。』又有一女子。自謂年方二十一歲。願任吾之秘書。彼曾歷述所能。如縮寫打字等等。均所擅長。又曰『我今先受僱於君。終日常相廝守。難保君之情絲不黏着我身。此日既屆。我自準備為君之妻。而努力為之。以期無負君之盛意。』此外又有若干女子。求吾作經濟上之援助。俾得脫離窮苦之境。更有不惜自貶人格。願為吾之終身伴侶。而不必舉行正式婚禮者。至於在大戰期內戰死勇士之孀婦。亦頗多致函於吾。願吾助以金錢。使其生活上稍得安慰者。曾有一女伶。自彼德波羅 Peterborough。寄吾一函。中述彼甚願為吾法律上之妻。倘吾每年給以零用費二千磅。汽車一輛。供其箇人之用。并需法籍婢女一人。總而言之。此

等函件中。無不寫有完全之姓名及住址。而附有照片者。亦不在少數。最後復得一函。其中命意措詞。與前者迥異。吾披閱之餘。不禁大為欣慰。似欲一見其人。方以為快。此函係於六月一日自倫敦寄。並無詳細地址。文法甚佳。字亦娟秀。其言曰。『我今冒昧上書。自當請君原諒。我固非君之舊友。第為一稔悉君之暴富事蹟之人而已。君今已成豪富。他人莫不向君慶祝。我獨不欲如此。祇願君稍費心力。善視此鉅產。就我感想所及。我以為君之為人。最可稱述之事。莫過於對待君之亡妻。妻固賢德。君亦多情。兩美既具。自可益彰。而今者君於多情之外。復擁多金。誠一最能令人豔羨之人。惟其如此。亦最易遭人妒視。君須知涉於嫉妒之

評論。殆如未熟之葡萄。必含有幾分之酸味。君務注意及此。我故甚望君善保養財。善尋快樂也。一箇婦人上言。』繕寄此信之女子。實為我所不可價購者。我雖不知其姓名。亦未悉其住址。而我則甚感其致書之美意焉。

我寫此文而冠以此等之標題。甚恐復引起一般婦女之熱望。來函向吾求婚者。或因而更多。實則此輩婦女。雖自願賣身與吾。吾之金錢。固亦足以購之。然吾絕對不願有此類之行為。自招有識者之唾罵。且也。吾之心中。絕無結婚之意念。我於每年之中。無論天氣若何。亦無論我之遊蹤行抵何處。必有三次前往瑟來 Surrey 憑弔於一美麗的小墓之前。蓋我之亡妻。即長眠此中也。我妻

我 能 購 買 女 子

雖已物故。我絕不欲再娶他人。我日惟追念
亡妻。他非所願。至若百萬資財之有無。更

非我稍稍置念之事也。





水先生小傳

蘇·海·客·

水先生小傳

一道灰黑色的泥墻，抱著三間狹隘的瓦屋，一箇不寬不狹的院子裏，正放著兩樹淡藍的杏花。樹底下坐著一箇有為的青年，正引吭高歌：

「東南西北，共有四城門呀，一到那，……」

真正的國貨時調。此人是誰？原來是將來丑縣的要人水先生！

水先生的家世，一般人不大明白；但每逢新年裏，水先生常對著中堂懸掛的穿皮外套戴紅帽藍頂的祖先遺像，作得意的微笑，猜起來，來歷有些不小！還有一箇證明，就是水先生走路幾脚步，彷彿帶有官氣的遺傳！

水先生有高等小學畢業的文憑，學識宏富；有「抄火板」式的臉兒，人品出衆；有「蜜煎砒霜」一般的心腸，性格溫柔；有綠衣紅裏的綢衣，打扮漂亮；有當中綴著大紅絨球的羽扇，

舉止文雅；有……並且會搖頭擺尾讀唐詩，所以常以雅人自命，更以雅而多情的寶哥哥自許

！
水先生既自命爲寶哥哥，那麼當然還有林妹妹；石頭記中的寶哥哥，祇有一箇林妹妹，水先生卻有兩箇，其樂可知矣！

小林妹妹死了，一箇老例，水先生要做半箇和尚；但是他歡笑一如平日。有人查問他，他答道：「我是抱曹操主義的，寧可……不可……」（曹孟德聽得了，連忙在七十二疑塚內，伸出頭來喊道：「歡迎水同志！」）

水先生的豔福，真生成在骨子裏，就是真正的寶哥哥，也望塵莫及！小林妹妹死得不多幾時，便又有一位和水先生「五百年前，同爲一家」的水小姐，看上了他；再加上兩箇「三七拆帳」的紅娘，正合著小書上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水先生左擁右抱，真所謂姘頭時札之，不亦樂乎！

水先生在脂粉隊裏，雖然迭奏奇功，但是在水滸傳王婆口內之五要條件中，缺少了一件。原來他不但沒有「鄧通般財」，並且還帶著三分「措大」的色彩，以致常使他爲難，而非常痛苦。——記得有一天，雪花膏斷了糧，夜間又是和水小姐密訂的佳期，怎好拿一張又黃又黑的臉兒去見伊，心中焦急得不得了！幸虧急中生智，跑到舅母那邊，把舅母梳妝臺上的雲

花膏，作短時期的共產，才度過了這個難關。

水先生想著長是這樣，終非良策，（因為西洋鏡要穿的）非得找一箇賺錢的事情幹幹不可！於是朝思暮想，居然想出了一條門路：

水先生有一位七長八員的老師，在本地教育界上，很有些名聲，水先生想來想去，將伯之呼，舍這位老師莫屬；但是老師門徒衆多，自己又和他疏隔已久，萬一回絕出來，豈不是仍舊吃了空心湯團！輾轉焦思了幾夜，不禁恍然大悟：「盧永祥信佛，手下人都敲木魚；馬二將軍信耶穌，手下人都喊「亞們」；唐朝賀蘭進明喜歡吃狗屎，手下人都……老師是很孝順母親的，我當然也……」

水先生想出了這條妙計，好比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一般的歡喜；同時又覺得自己竟是諸葛復生，這箇圈子，連周瑜也跳不出，何況老師。於是他脫下綠綢衣，換上布大衫，（因為老師是崇儉的）必恭必敬的去拜訪那位老師，仗著三寸不爛之舌，直講得王祥從冰裏跳起來，孟宗從竹林裏趕出來，都要和他做朋友！那老師果認為同調，特別垂青，便竭力代他謀到了某鎮一箇初級小學校長的位置。

水先生從此便是校長了；校長！單就一箇長字，是多麼好聽而有味呀！洪憲時代，小學校長，擬授中士，雖然不曾實行，到底校長多少還有些官味！得此一席，上可以繼祖宗，下可

以儆同輩，快何如之！

水先生到任後，第一步大政方針，就是五必主義，（校長架子必須擺，漂亮衣服必須穿，紳士馬屁必須拍，時髦女郎必須帶，學校公款必須吞。）三不政策：（教法可以不研究，教學可以不認真，管理可以不注重。）

當方土地東老爺，是同善社中的二層弟子，水先生便費了兩角錢的香資，請東老爺做引進，朝著佛字，磕了幾百箇響頭；時來運來，居然第一次就摸箇「准」字。東老爺笑嘻嘻道：

「難得你青年人這般誠心，老佛爺第一次就准你了！」

水先生也笑道：「這也是老先生指示迷途之力！」從此水先生便做了同善社社員，更做了東老爺的心腹；第一箇砲仗就響，水先生好不得意啊！

水先生既把第一頂高帽子送給了東老爺，便把第二頂高帽子推銷到教育委員頭上；不知怎麼「等因」「奉此」一來，居然又合了教委老爺的胃口。於是教委老爺就逢人便說道：「某也賢！某也賢！」

水先生備了一箇十萬火急的公文，陳述校舍坍塌，急待修理。教育委員當即准如所請，馬上撥下修理費三十元。水先生領到了之後，急急鳩工（用學生五十名）庀材，（報紙壹百張）內外修築，不到半天，教室和樓上，都弄得煥然一新。事畢，結算帳目，總計費去：

粉粉 貳百文

開水 十文

收洋叁拾元，淨餘大洋貳拾九元小洋拾角錢貳百伍拾文

水先生此時之綠衣紅裏的綢衣，已敝舊得不堪再穿了，於是更做了一件嶄新的藍色花緞夾袍，一件元色直貢呢馬褂。「藍袍黑褂，」在某鎮上擺來擺去，自以為校長威風，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蓋水先生此時，五必主義，已實現其四了。

水先生自就任校長之後，和水小姐分居兩地，不能常敘，未免有些悒悒不樂！恰好有一位未嫁的東小姐，和一位已寡的東姨太太，不約而同，來貢獻於水先生。水先生喜出望外！就把水小姐的恩情，付之行雲流水；而其所抱之五必主義，亦因以完成。

有一箇朋友問他道：「你對於女子，彷彿在飯店裏喫肉，揀精剔肥，喫了一塊，又是一塊，道德上未免欠缺些吧？」

水先生怒冲冲的答道：「老古董！愛倫凱女士說的：戀愛自由！戀愛神聖！你這點也不知道嗎？我便是愛倫凱女士的信徒！」

水先生做校長已三年了，平日牢守三不政策，關於教育學識，當然不大高明！這年縣中舉行小學教員檢定試驗，水先生暗想：教育學沒有甚麼道理，但「資格」是重要的！沒奈何，

祇得硬起頭皮去應試。到了城裏，心中還覺得有些膽戰心驚；於是便去拜訪一位潘先生，想盜他一些乖巧。不料潘先生扳起臉孔道：「這點都不懂，怎樣做校長！」

水先生受了這番搶白，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回出門來，大罵殺千刀不止！（殺千刀三字，不知從林妹妹處學來，還是在水小姐處學來，還是……連水先生自己也記不清了。）

水先生那時正狗運亨通！潘先生雖賣足關子，考場內卻不少盲目的試官！居然一戰而捷；金榜既下，水先生快活得夾住了屁股，只怕吊出心來！急忙在穿皮外套戴紅帽藍頂的祖先遺像面前，（那時正值新年）點起十二文錢一對大蠟燭，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叩謝祖宗神靈的默佑。

水先生的「吹拍工夫」，誠然已登峯造極！東老爺、教委老爺，都給他拍上了；於是更進一步；去拍那教育局長。

那年春季，一班小學教員，忽然鬧起加薪的風潮來；逼著教育局長，限期答覆，否則即以罷教爲武器。水先生認爲時機已至，便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本地的報紙上，大意是：

「……罷教則學生犧牲太大，非所宜也！……加薪則教員固宜酌加，而局長尤須特增！蓋如京漢鐵路局長，塘工局長……等，其薪水均在百倍於教育局長；以同一局長而薪水懸

殊，實不得爲之平也！……」

教育局長看見了這篇大文，果然左手執報，右手燃鬚，莞爾而笑曰：「孺子可教也！」

水先生年紀已不小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因此他便起了一箇求耦的念頭，四處央人作伐。有一箇朋友問他道：「老水！你祇消在你的情人裏面，揀一箇頂尖的，正式結了婚就是了，何必再另找呢？」

水先生笑而不答。那朋友不知他葫蘆裏藏著什麼藥，百端探問，他方才緩緩的答了一箇「寬」字。那朋友還不明白；水先生不耐煩起來，因又下了一箇注脚道：「寬者，緊之對也！」

「狗饒舐油瓶，人饒做媒人！」水先生既有意求耦，自然有一班貪酒吃的人去湊趣：有一箇介紹一位桃姑娘，水先生打聽得被男子握過手的；又有一箇介紹一位李姑娘，水先生打聽得時常立在門首，和男子說笑的；於是他便把兩箇庚帖，一齊退還；并怒冲冲的說道：「這種女子，不守閨訓，違背聖賢禮教，真正連豬狗都不如！」（原來那時水先生已向愛倫凱女士請長假，變做周公孔子的信徒了。）

水先生這樣苦擇了兩年，終無稱心合意的良配，後來忽然有一箇運高的媒人，一半是那姑娘「紅鸞照命」，水先生竟表示滿意，擇吉文定；那姑娘是誰？原來就是元帥廟對門的梨

姑娘。

一天晚上，水先生在梨姑娘家門前走過，見一箇穿著極漂亮衣服又胖又白的少年，走了進去。這時候，他比熱石頭上的螞蟻還難過！在伊家的屋前屋後，不知兜了幾百箇圈子，直到樓上的燈光熄了，還不見那少年出來。他這一急，非同小可！連連頓足道：『這回可糟了！』

很冷的北風，一陣陣吹到他的身上，他也不曾覺得！祇繼續地頓著足，嘴裏不住的哼著：

『這……糟了！……這……怎麼好！……』

正在這箇時候，那無情的狗兒，不知姑爺駕到，反錯認作賊子，汪！汪！汪！的狂叫起來；對門廟裏的香火聽得了，取了一條木棍，開出門來，大呼捉賊！……水先生吃了一驚，回身就走；那香火從後趕來，水先生急忙向刺斜裏逃去，黑暗中不辨路徑，險些跌在路旁的糞坑內；嚇出了一身冷汗。

水先生回到家裏，睡在床上，一會子想著：那少年此時，正饒玉溫香，做甜蜜的好夢呢！又一會兒想著：誰知自己也戴上了烏木頂子！又一會兒想著……翻來覆去，那裏睡得安穩。好容易，等到天明，連忙起來，急急的趕到一箇住在梨姑娘家附近的朋友家裏，氣喘吁吁的對朋友說道：『朋友！這回可糟了！你看怎麼辦？』

那朋友牛頭不對馬嘴，弄得莫明其土地堂！水先生於是把上項情事，細說了一遍。那朋友不禁撫掌大笑道：「哈哈！一杯弓蛇影，」你太多心了！此人是梨姑娘的姊夫，是季常的高足弟子！昨天隨河東獅一同至此，即有野心，豈敢妄動！放心吧，我的朋友！」水先生聽了，才似夢初覺，似酒方醒，大笑而去。

水先生又多了一箇時髦的「銜頭」了！——中國國民黨黨員；他的入黨，說起來，和他加入同善社是同一宗旨。原來那時該縣的國民黨領袖，正是他那位七長八員的老師！水先生爲迎合老師的心理起見，所以特地跑去，借了一本三民主義；虧他記性真好！明天便在老師面前，背出了九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選舉，創制，複決，罷免，明明是九權。憲法，於是老師便把他介紹入黨。

革命的聲浪，一天高一天，青天白日的旗幟，於新年爆竹聲中，飄揚到錢塘江畔了。那時把持浙江黨政的，都是一班「赤老」；所以「阿字輩」中人，居然大出風頭！水先生也忙忙碌碌，到處演說，不是說「勞工神聖」，就是說「階級平等」，果然口若懸河，使得聞者動容，聽者心服！（此時水先生不但是孫中山的信徒，還是馬克思的信徒。）

不料一聲霹靂，清黨事起，一班「赤老」，逃的逃，亡的亡。水先生的老師，也遭池魚之殃。俗語說：「樹倒猢猻散」，水先生此時難逃這箇公例；於是多年牢回不破之「校長飯碗

，「亦同歸於碎！」

說也可恨！水先生自出世以來，無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這一回牌九打在死門裏，真正觸足了霉頭！雖然，實非水先生始料所及也！

水先生撒任榮歸（？）了！上一日夜中，東小姐和東姨太太，合席餞行。至天明臨別時，東小姐東姨太太都哭得玉容無主，粉面無光；水先生見伊們一箇好像含露的海棠，一箇宛似雨後的梨花，不覺英雄氣短！於是拔門起舞，唱著項籍的垓下歌道：

『力拔山兮……虞兮虞兮……』

歌罷，欲哭無淚，因閉其目。（水先生此時又學劉後主了。）

水先生縮緊了頭，絆急了尾巴，在家裏一連躲了三四箇月，外面清黨運動，才告了一箇段落；水先生打聽得自己再也沒有事了，便慢慢的鑽了出來。

這時候，大林妹妹，水小姐，都已出嫁了；東小姐，東姨太太，又遠在某鎮；水先生在這三四月內，孤眠獨宿，嘗盡淒涼滋味！於是亟欲完姻，以便繼續努力下層工作。

完姻！這有甚麼難，祇消有錢！水先生做了幾年校長，積得「袁頭」不少；於是就擇定了某月某日。

光陰迅速，水先生結婚的日子到了！幾箇「阿字輩」中的，爲了「袁頭」，都來替水先生

奔走。水先生暗想：那「袁頭」都是我費了無數心血換來的，怎麼讓他們輕易得去，橫豎勞工神聖四字已不通行了？我非得裝點媽虎不可！於是一箇工人挑水潑溼了地，水先生便勃然大怒道：『混帳！這樣不小心！』

一箇工人燒焦了飯，水先生更暴跳如雷道：『放屁！燒出這樣飯來！那非你賠不可！……』

前後親迎奠雁，一共四日工夫，水先生共計說了三千三百三十三聲「混帳，」八百八十八箇「放屁。」

水先生自從在梨姑娘家門前，見了那箇又胖又白的少年後，雖然經他的朋友，解釋明白，但心中的疑慮，始終未釋；因為他看過太真外傳，又讀過李後主詞，萬一竟有明皇後主的韻事，如何是好！那箇朋友，也知道他心中懷著鬼胎，於是在他的婚後第二天，特地跑來問他道：『老水！怎麼樣？』

水先生笑得眼睛沒縫，低聲答道：『完璧！』（其實水先生是要面子人……）

水先生既娶了這完璧的老婆，思以媚之，第一步：便想把歷年積下，除過婚費，還有餘多的「袁頭，」從母親身邊挖出，儘數放在老婆手裏，於是便藉故和母親爭吵起來；誰知母親也不肯示弱，水先生一時性起，使出萬年青上智禪大師的絕技，一箇頭撞，把母親頂得兩脚

朝天，跌倒在地。（這時老師既已倒臺，水先生當然要和王祥孟宗綽交。）

水先生把餘多的「袁頭」，都交給老婆了，心中暗想，有財無勢，（好好一箇校長，已丟脫了。）總還不能博得被姝的十分歡心！於是日夜想法，要借一件事兒來在老婆面前誇耀。

事情真湊巧！這天教育局長，因為前天兒子在鄉間結婚，所以在局裏大擺補席酒；一箇僕役，持著一張請單，到水府來相請水先生，（水先生自做校長之後，對於上司的慶弔禮份，從未有失。）水先生便得意洋洋的對老婆說道：『得！你看！教育局長擺了專席，請我喝酒去！』

老婆信以為真，矚起了一雙眼兒，水汪汪的向水先生瞧著；水先生再也按納不住了！便勾住伊的粉頸，接了一二十箇吻。

水先生在教育局吃酒回來，忽忽如有所失；因為他覺得局裏威風，到底非他的區區一箇校長所能及其萬一！況且自己的校長又丟了，於是心上祇是不快起來……

一天，他忽地奮然而起道：『舜人也！予人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就是局長做不成，局員也須做一箇！』

水先生經了這次奮發，便竭力進行，進行的方法，當然還是「拍」！於是水先生就做了一

篇「稱頌教育局長辦理農村小學成績優良」之文章，呈送浙江大學。教育局長自然也知道恩報德，馬上下了一紙委任狀：「茲委任水某某爲本局局員，此令。」

委任狀送到之時，水先生正立在門外，一時喜得心花俱開！回進門來，在檻上絆了一大交。（識者謂非吉兆）

水先生從此高陞爲教育局局員了！「有志竟成，」一般人莫不稱水先生之偉大！

年華如水，日月似梭。水先生已老了！這天水先生爬在牆上採南瓜，一箇不小心，失足跌了下來；不到一時三刻，水先生竟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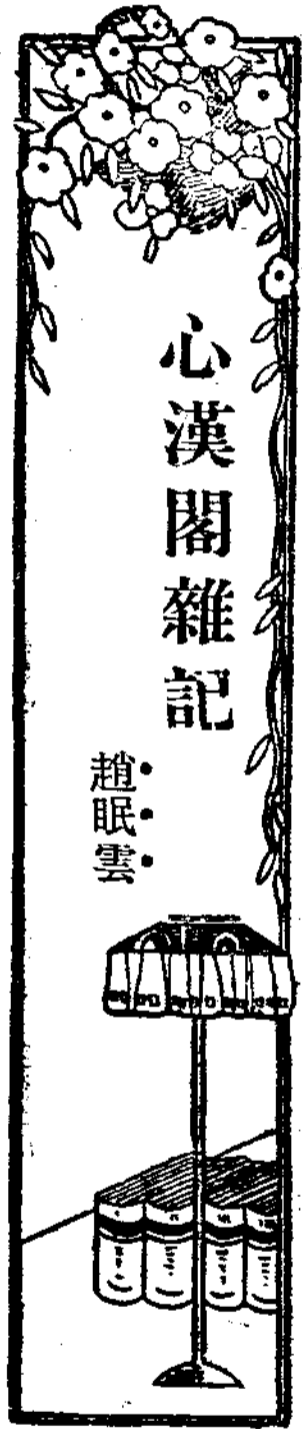
這時候，門外來了多人，原來是賈寶玉，曹孟德，王祥，孟宗，愛倫凱，太上老君，三世如來。（這兩位是同善社中的）周公，孔子，孫中山，馬克思，楚霸王，劉阿斗，都來看他；有的要收他做徒弟；有的要和他做朋友；有的……你爭我奪，把水先生扯做了十三塊。

賈寶玉拿著水先生的一顆心，一瞧，是墨黑的！便嘆道：「我不要！我不要那勞什子！」說著，就把那顆心拋在錢塘江裏！王祥拿著一箇背脊！一看沒有凍瘡的；孟宗拿著一雙眼睛，一看沒有眼淚的；太上老君三世如來分拿了兩片屁股，一看沒有繭的；（因爲沒有坐功）……便一件一件的都拋了下來，浮滿在錢塘江上。他們大家騰雲的騰雲，御風的御風，霎時四散。

水先生小傳

恰巧女媧娘娘也從這裏經過，見了水先生這般結果，很是可憐！便連聲說道：『善哉！善哉！』吹了一口仙氣，把水先生的屍體，合而為一；又拘了他的魂靈來，着他永鎮水府，不得擅離！於是水先生永居水中了。水先生千歲！





心漢閣雜記

趙眠雲

奚永齡夫婦



醴陵奚永齡。有膂力。家貧。爲

縣中捕役之副。早年父母爲定鄰女李金姑爲室。永齡十五歲喪父。踰年母亦亡。比充役副。年已二十。又二年。始成婚。婚三日。卽奉縣大夫命。出境協捕巨盜。是役同去五人。止一人還。餘俱沒盜中。或死或虜。無確音。盜倏來倏往。飄忽無定所。多馬。一日行二百里。其後上官率兵追勦。盜皆竄廣

西境。湖南稍安。金姑在家。獨自一人。既不得永齡確息。則常寄居母家。有來說金姑再嫁者。謂奚郎或已不幸。姑青年守寡何爲者。嫁則喫著不憂。常寄母家。非永遠計。他日二老不在。姑爲贅疣矣。金姑守志堅。不爲動。母雖惑媒氏言。不忍奪女之志。則亦聽之。旣而聞人言。永州某山土地祠。祈夢甚靈。果誠心禱求。神卽指示。不爽也。金姑欲往。以路遠中止。未幾母死。以有父在。兄嫂尙不敢下逐客令。惟白眼時加。不

比母在日矣。蓋至是金姑已留寄母家十載。既而父亦下世。金姑愈欲至永州某山神祠祈夢。以決夫之死生。因以定夫之死生。路遠費不足。則乞食以往。未至百餘里。宿某山枯廟簷下。破曉時。虎躍至。咆哮作噬人狀。驚而奔。失足墜澗中。幸有藤絡。未入水。欲上不得。如昆蟲之觸蛛網然。待死而已。日過午。聞人語聲。乃抗聲呼救。其人臨厓來視。隨反身取繩索懸下。金姑以索之一端繫己身。兩人用力牽之出澗。既上厓。拜謝救命恩。兩人。樵者父子也。問所由來。一一告之。樵者曰。祈夢之某祠。今已爲官毀去。蓋巫者惑衆。非真有神靈也。金姑哭曰。我歷萬苦至此。今又失望。不如死。樵父曰。且至吾家。金姑不得已。從之去。至

則見依山茅屋數間。樵父喚老妻曰。今日救得一被讎女子在此。妻出。金姑對老樵夫婦下拜曰。妾李氏金姑。實命不祥。父母已故。夫不知存亡。願拜老夫婦爲寄父母。暫時傭工以食。終當南去尋夫。聞夫實被盜挾至廣西也。樵夫婦扶之起曰。不敢不敢。金姑曰。須允許。方敢暫留。樵夫婦頗慈善。揮涕曰。姑起。權爲爾寄父母可也。因再命其子及子婦相見。金姑不暇問年。便呼樵子爲哥。而嫂其婦。蓋金姑稍有姿色。年雖三十。尙如二十許人。竊窺樵子。目灼灼視己。恐存心不可測。而樵父夫婦。殷勤有誠意。故急欲拜爲義父母。則於老者益親。可得所依倚也。樵父常入市貨山柴。金姑隨之一游於市。市頗繁盛。語寄父母。願傭於市

某人家。或得探訪之機會。乃託人引薦。既而爲宦室女傭。事其家孀婦。婦亦李氏。金姑歷述己之苦況。婦爲下淚曰。汝之苦心。天地實鑒之。或終能破鏡重圓。未可知也。婦亦仁慈。以金姑之節之堅。且亦氏李也。不忍僕之。呼之爲妹。居久之。一夕三更時。宦室忽被盜。爲首破孀婦內室之扉入。金姑感婦恩。以身翼蔽婦。泣求饒命。盜聞金姑語。謂汝醜陵口音。殆醜陵人耶。曰然。婦視之曰。汝李氏金姑耶。金姑聞言驚悚。曰然。大王何人。盜抱之哭曰。我僕永齡也。汝何由至此。金姑亦哭曰。郎何操此業。負我苦心矣。目前非談話時。明日至某山樵父家。詳告往事。樵家我寄父母也。此間幸未受大損害。主母又認我爲妹。決不發生他

端。於是奚率徒去。明日夫婦會於樵家。詳述已往。皆大哭。奚拜樵父。謝救妻之恩。宦室婦心極細密。屬金姑不可與樵家說破昨夜事。但云遇於市可也。又屬引永齡至。至則贈以銀三百。曰。可遣散徒黨。俾別謀生計。負販亦可爲也。永齡夫婦拜謝。越半月。永齡乃攜金姑歸。婦再有所贈。樵家留餐餞別。遂還醜陵。

郁氏素娟

汪大年。鄂人。以乙榜知縣。聽鼓浙垣。寓錢氏屋。錢宦於秦中。居第頗廣。計有百數十楹。惟一房留居。餘屋共租八九家。汪則向人轉賃花廳之側。小樓三間。書篋襍物。他無長物。帶一僕。供使令而已。汪

年少。更事未多。在杭半年。迄不得差委。終日恆閉戶觀書。不求友朋。或獨自一人。喚舟蕩槳西湖。一破岑寂。即同居一宅。亦有候差人員。竟未之習也。一日自湖上歸。見書桌鋪花牋一幅。有詩二首。簪花小楷。嫵媚可愛。下署款郁氏素娟。果女子也。誦其詩曰。小誦人間十九年。蘭閨空悵月團圓。海棠階下秋零亂。寂寞闌干欲冷天。隱約吟聲出小樓。夕陽紅處暮煙收。無端觸曲懷動。想像詩人樓上頭。汪吟誦再三。心焉慕之。問老僕。則云未有人來。又問內宅有郁姓寓居者否。僕云似有之。汪是夜轉側不能寐。欹枕和詩。披衣剪燭書之。置於桌上。始擁被而睡。稍一合眼。聞燈前有人吟已詩云。自歎江頭一少年。客中見月幾回圓。

吟聲斷續秋風裏。嗚咽孤鴻萬里天。不堪回首仲宣樓。何日雲開宿霧收。知己未逢一惆悵。十年書案枉埋頭。揭帳視之。一妙齡女郎也。汪起謝贈詩盛意。并云。步韻拙句。不過自寫牢愁。遠遜女士佳篇萬萬也。女郎赧然曰。不敢。妾以同好。不避嫌疑。投詩左右。又以耳目衆。故晝夜來此。汪不克自持。一握其手。女郎亦不拒。嫣然微笑曰。四孤吟寥寂。欲求良友。固知孽緣弄翰。難免惹出是非也。是夜宿汪寓樓。天將曉。推枕起。取汪詩納袖中。忽忽去。自是隔五六夜必一至。迭有吟和。汪約女郎每夕來。誦毛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之句。女郎曰。妾抽身非易。且恐累君。本欲從此絕迹。轉念又不克斬此情絲爲愧耳。汪曰。闊別已甚。絕

迹不且令人思之欲死耶。數月後。忽來告別。
• 慘然曰。此事已爲家君所知。督責難堪。
且恐禍君。故來訣別。汪莫知措詞。但執其
手。流涕而已。女郎曰。今實告君。妾非人
• 乃狐也。與君緣止此矣。汪不信。女郎啓
窗。一躍出。轉眼已從樺梯上矣。汪以久狎
• 亦不驚懼。但懇再賜後緣。女郎曰。此定
數。不能強也。妾有良言勸君。願君見聽。
君福薄。命中不能得官。設一掌印。必遇橫
逆。且君骨傲才疏。本非宦海所宜。蓋非軟

媚嬖變。不足以出人頭地也。君宜及早歸養
老母。清流才望。不失爲高。毋久瀾風塵。
自賈汙濁爲也。汪聞言。呆若木雞。既而歎
曰。卿言良是。但僕破產而出。歸仍空手。
將何以爲養。女郎曰。妾明夜再來。當薄有
所贈。汪曰。是何敢當。女郎曰。勿作是語
。我去矣。仍躍窗而出。明夜以金飾數事贈
汪。曰。貨此。得千金矣。汪遂歸郭中。不復
再出。



識 佳 之 家 青 丹

梅 · 逸 · 鄭 ·

名導演但杜宇君與殷明珠女士結婚時。名畫家饒病鶴曾以雙尾圖贈之。牛郎負笠。與織女對語。衣袂飄然。一黃犢亦生動可喜。病鶴加以識語云。此圖爲任山陰弟子徐小倉名家墨蹟。藏諸行篋。逾二十年矣。茲值杜宇老友在武林與殷明珠女士結婚之期。特檢斯稿。賦色鄭重敬贈。夫天上雙星。一年一度。人間佳偶。不僅日日相敘。時時相見。璧合珠聯。百年永好。且能產生無數小明星。耿耿不昧。照耀於全世界也。戲誌預言。以博大雅發笑。賢伉儷數年來。已獲三掌珠。而蘋官又活潑潑地。解歌舞表演。將來必非庸俗者流。病鶴佳識。茲竟應矣。奇哉。



春

宵

唐梅溪

春 宵

高的原上。斜陽從那魚鱗似的白雲裏。穿了出來。一點一點的消了下去。陣陣的烏鴉。向著西方一派青青的楊柳。帶著餘暉。漸漸飛近過來。繞著那重重的柳條。都爭覓著它們自己的棲止。只是呱呱……呱的嚷著不停。隔了幾十分鐘光景。那重重的長條上。竟滿佈了密密的黑影。在這箇時候。越顯得東壁的一條小巷。分外的幽靜。特別的沈寂。

秋萍剛剛進了晚餐。他好像有某種事情在他腦筋裏擊了一下。由不得他立起來。向著門外走了出去。似乎他的神經。現在才有了一箇歸宿的地方了。但是他由東走到西。又由西走到東。只不過在那一條不及百步的小巷裏回旋著。這樣的……也可以說已經成了他一種功課了罷。竟不知是從那一天開始的。所以他那一副舉動。在那一條小巷裏的人。沒老沒小。眼睛裏看去。都不以為奇怪了。

遙遙對著那條巷的一座大廈。這當兒由那玻璃窗裏透出來的電炬。從那一派柳梢上拂過。

好像空際朗朗的疏星。只是晃耀不定。一抹煙痕。把那青青的柳色。徐徐的沈着。漸漸地看不清楚了。那空曠的大地。又好像蓋着霜似的。隱隱發起了白光。忽地有悠悠揚揚的琴聲。和著幽婉的歌音。送到他耳中。一陣好像是在隔市的重樓。一陣又好像是在同巷的別院。秋萍立住了脚。一支手托著腮。只是凝神聽去。忽地那琴聲又沒有了。

他又重新回旋着。大約來回走了又是七八十步的光景。他精神一振。好像是領悟了甚麼似的。深深地笑了一笑。

秋萍這時走出了那條小巷。轉了一箇灣。再走進一條巷。似乎過了三家。他便在兩扇黑漆的大門口立住了脚。伸過手去輕輕地拍了幾下門環。

『誰。』那門裏發出來一聲。

『是我。』

『呵。您來了。』一箇四十來歲的女僕。開了門。笑吟吟地向着秋萍。

『小姐在家麼。』

『在家……還有王小姐也在房裏。』

秋萍點了一點頭。便沿著走廊。穿出一箇泥牆修的圓式門。只見滿院的丁香夾著碧桃。正爛漫的開著。還有幾樹芭蕉。把那兩房的一壁紗窗。映成天然的油碧色。隱隱有一點紅光。

透在上面。他剛剛走近去。似乎裏面的人。已經知覺那是一種聽熟了的履聲。便發出一箇很

尖銳的聲音道：『不速的客。又來了罷。』他正待打招呼。只見端如舉起了一半兒簾來說。

『可不是麼。我就猜著是他。』『我也知道你在這裏呢。』秋萍笑了一笑。便一腳踏進屋去。

芸很沈默的對著鋼琴坐在那裏。他走過去。只見琴臺上正架著平沙落雁的譜兒。

『怎麼便不拍了呢。』

『就是你來的不好。……』芸似瞋非瞋的這樣說。

秋萍也好像要笑又不笑的答道：『那麼……明天我就不來了。』剛剛說到這裏。端如搶過

去很流利的道：『也不知說了幾十箇不來。明天過了還有一箇明天呢。……我都聽厭了。……』

……』

秋萍只是瞧著壁上蔣南沙畫的一幅白蘋鴻影。抿著嘴笑。一壁向著風琴上首的一張藤椅上

坐下。慢吞吞的道。

『今晚的月色多好啊。』

『當真的。我們快到前院賞月去。』端如跪在寫字臺邊的一張椅上。推開了一扇窗。把頭

探了出去。很驚訝似的。秋萍接著道：『二三月裏的天氣是沒有一定的。……回頭仔細誰招

了涼。都不是玩的咧。』端如把頭一扭。向著芸瞅了一眼。又回過頭去說：『得了罷。——』

簡直就說怕芸姐姐招涼好了。何必又帶上些兒呢。」

芸靠著風琴。似乎一些兒沒有聽見。

「古人說的好。空庭賞月。不如窗前靜坐。……」秋萍剛剛才說出口。只聽見「刷」的一聲。芸便將電燈關了。端如立在窗前。不住格格地笑。一壁說。

「哼。……這原來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

芸跑過去伸起手來。正搶著要擰伊的頰。秋萍趕過去攔著道。「算了，饒伊這一遭兒罷。

「不行的。……偏是伊的嘴貧咧。我可不能再忍了。」端如躲在門角。要想跑出去。門又是關上的。退也退不出來。便立在秋萍的背後。鞠一陣躬。舉一陣手。嘴裏還叫著。「好姐姐。我愛你。……我怕你了。……」

嘩的一聲。芸笑倒了起來。大家才坐下了。秋萍把窗扇全都推開。只挂上了那湖色的羅幃。登時一叢花影。橫橫斜斜。滿映在羅幃上。清楚極了。端如指著窗道。「呀。……好一幅南田沒骨的花卉啊。」秋萍很得意的答道。「所以我每當月滿的時候。總滅了燈光。就將窗幃上的花影。當作畫譜呢。」端如尚未答應。芸岔過去道。「拾人的牙慧。羞也不羞。」秋萍很急的問道。「怎的見得。……」芸道。「你沒有讀過東坡集裏論傳神的一段麼。他說。『吾嘗於燈下。願見頰影。使人就壁上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我也。……』」

後來鄭板橋便鈔襲了這箇法兒。他也自作聰明地說。一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之於紙窗粉壁燈光月影中耳。……「你是不具拾的牙慧呢。」端如魚著沙發。拍著手道。「不料今兒有一箇人也被芸姐姐考著了。」「這又何妨。你不知道芸姐姐是如今的不揣進士麼。」秋萍一壁說著。一壁在袋裏摸出一支煙燃吸起來。把眼偷瞧著芸。只見芸眯著眼。露出雪白的銀齒。不禁笑出了一聲。「嘻……」

這時韓上的花影。不停的搖動起來。更覺得姍姍娜娜。窗外微風颼颼的響著。一種莫名的香氣。觸到鼻尖裏去。覺得溫馨極了。大家一聲不響。端如悄悄的立起身來。取下了壁上掛著的一管笛。宛宛轉轉的吹了起來。

半晌。芸也和著笛聲歌唱起來。「……一度春來。一番花褪。怎生上我眉痕。雲掩柴門。鐘兒響兒在枕上聽……」秋萍在一旁聽著。只覺得好像空山流水。細響疏林。說不出的動人情感。再聽芸歌唱道「……翡翠衾寒。夫容月映三星。照人如有心……」似乎伊的聲音。又高了一些。「……只怕露冷霜凝。……枕……兒衾兒……有……」歌聲到了這裏。便覺得幽咽淒楚。一箇字比一箇字低。竟聽不出以下是甚麼了。秋萍的心。也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緒。深深地喟嘆著。把頭回向窗外。只見蔚藍的天空。托著玉盤似的皎月。溶溶的光。從那玻璃窗上射了進來。正斜照著芸的一半兒面龐。那蓬鬆柔細的黑髮。紛散在雪白的沙發上。

隱隱有幾點珠光。輝映著紅潤的粉頰。這時笛聲越發高起來了。秋萍忍不住。跑過去驀地把那管笛按住。『這是爲甚麼呢。』端如沈著臉。把手一摔。只聽見嘩的一聲。笛丟下地去。芸倒嚇了一跳。立起身來。蹙著兩道長眉。一雙眼瞅著端如。說不出話來。

『你許是瘋了。難道不認識我了麼。』

端如挪著芸的右手。一壁嗤嗤地笑。

『我倒不瘋。你才有些瘋呢。』

芸把手一撒。掉過臉去。秋萍呆地瞧著。倒有些不自在起來。便笑道。『別怪伊。都是我不好。……』一壁把電燈開著。端如拾起沙發上的手巾。正要揉眼。忽地將它展開了。很六詫異的看。一壁又向芸的臉上望了一望。登時便斂了笑容。低下頭去。拾起笛來。遞給芸道。『對不住。……請你瞧瞧這管笛壞了沒有。』芸接過手去。向著端如頭上一晃。端如只當芸真的打了過來。跑上前去。雙手攙著芸。低低說道。『小妹妹的膽兒小。你忍心嚇伊麼。』芸道。『那麼你就規規矩矩的替我站著。……』秋萍接過去道。『端如。你吹了好幾次的崑曲。我覺得這一次越發的動人咧。你有工夫來教教我麼。』『別打趣人了。沒腔沒板。還配教誰啊。』伊拈過辮兒來。不停的揉著髮尖。懶揚揚地說著。驀地一陣風。只見葉兒花片。亂紛紛的從窗幃上飛了進來。把架上臺上。都點染得紅紅綠綠。那當門的兩扇窗。也自然的

關上。這時大家才覺得有些冷了。

秋萍趕緊把窗全都合了攏來。剛才一箇幽美的晴夜。現在卻黑魘魘地。看不出甚麼來了。只是几上焚著的篆香。一縷縷的向上裊著。連打了幾箇螺旋。又輕輕的散開來。彷彿成了好幾箇卍字。這當兒他們三箇人淡然相對著。都不約而同的嘆了一聲。

『唉……』



語 咄 咄

咄· 咄·

極好看的戲文·小姐妹變臉·最發鬆之事

情·好朋友結盟·

詩人有魔·酒人有鬼·事前極有主張·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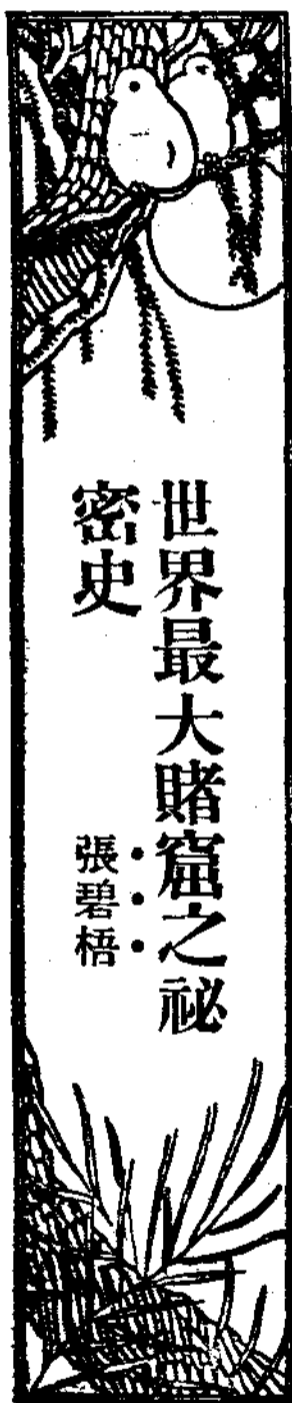
到任他播弄·

想錢有錢米·人人要想·愁米而米至·個

個當愁·若曉來依舊貧窮·夜眠徒多煩惱·

社長夜之惡魔·女郎說劍·銷千秋之熱血

·枯衲談禪·



世界最大賭窟之秘

密史

張碧梧

按此文為凱奇法氏所紀。氏曾在世界最大之賭窟。即號稱蒙特迦羅 Monte Carlo 者。擔任旋轉輪盤之職。故茲篇所紀。悉為其中之秘密。為局外人絕對不得知者。既饒興趣。亦頗有價值也。(以下皆凱奇法氏之言。)

關於蒙特迦羅之紀載。吾固曾數數見之。第其所記。祇為皮毛。無足觀也。吾今茲所紀。則悉為其中之秘密。從未暴露於外者。蓋吾曾在此世界最大之賭窟中。擔

任旋轉輪盤之職。至十年之久。故獨能知之深而悉之詳也。蒙特迦羅之無冠皇帝。即金錢耳。當一九二六年一年中。經業蒙特迦羅俱樂部之公司。計獲利二百七十三萬五千磅之鉅。摩納哥親王 Prince De Monaco。從中所抽之稅。數固不貲。而當地警署及一二公共機關。所得亦屬匪細。然其餘剩之款。猶足敷數千無業游民若干年之浪用。事非甚可驚人之事。此俱樂部中。設備非常周全。有管理處。管理一切事件。運用種種方法。搞

▷ 一 ◁

惑來客之心。必使之踏入賭室而後已。又有大隊之秘密人員。分佈各大旅社中。其唯一之大目的。亦爲誘人往賭。其中更有一特別宣傳部。其所負之責任。在散佈某人贏若干某人贏若干之謠言。藉以鼓動來客縱賭之興趣。部中又僱用男女人員。散在各旅社各咖啡店及各餐館中。專談論賭贏之事。以發動聽聞。宣傳部除負此種責任外。更有一應爲之事。即監視賭負者。不許其在人前揚言。兼防其因敗北而自殺。部中有一首領。其人曾任某國之密探長。每年計得薪金二千磅。合墨銀約三萬元。不得謂不多矣。

在某一時期中。該俱樂部有一種定例。凡在部中賭負。毒喪其資。因而自殺者。部中有一定數目之贖養費。給其家屬。嗣以此

輩失敗之賭徒。自殺者日見其多。部中不勝其擾。遂將此種定例取消。然所謂取消者。乃表面文章。實際上依然存在。祇易公開爲秘密耳。茲者。凡有人在部中賭負。資財喪盡。無法生存時。即有所謂回教中人出面。以極簡便之條件。並不需保證。予以經濟上之援助。第此人須言明得此資助後。絕不攜帶此款。再往該部賭博。實則此人欣然接受此款後。竟有立搭電車。前往尼斯。No. 2 奔往該俱樂部分設該地之分部。作背城借一之舉者。此種行動。該部中人非不知之。乃知之而故昧耳。蓋以既經給與資助。已足結其歡心。彼縱再遭失敗。終於一死。當亦無怨於該部。不致以其所遭。揚言於衆。引起他人之恐怖。羣視該俱樂部爲畏途也。該部

中人。用心如此之深。設計如此之周。似足以隱蔽其罪惡矣。然而該部之爲萬惡之藪。仍爲社會上人所周知。甚有人謂蒙特迦羅二字之解釋。殆卽自殺也。其意蓋謂凡插足於蒙特迦羅之人。卽難免有自殺之一日。其言似近偏激。然確爲事實所有。平均計算。每三箇月中。賭客在該俱樂部中自殺之慘劇。約有六起之多。其在部外自殺者。猶不與焉。此固彰彰可考者也。或曰。自殺者既如此之多。則該俱樂部所組織之自殺救護隊。功用何在。每隊每年六百磅之經費。不幾等於虛擲耶。要知所謂救護者。非指救護自殺者之本身。實在救護該俱樂部之名譽也。倘有賭客一人。於大敗之餘。怨憤達於極點。竟在該俱樂部中實行自殺。而此項慘劇。固不得

爲其他賭客所見。且不得容其稍有聞知。此種掩沒之工作。卽自殺救護隊之職責也。吾嘗於某晚。聞部中有手槍聲兩響。吾固知必有人自殺於部中矣。但在衆賭客觸動此念之前。已有該隊中人馳往肇事所在。以非常敏捷之手段。收拾一切痕跡。同時部中二十道奇門之一。日常均以大鏡障之者。則悄然而啓。此愚拙之自殺者。在十秒鐘之內。已爲三若輩推曳而去。而部中辦事人員。則於賭客自殺後之一刹那間。復以甚多之鈔票。塞入此人之手中。迨他人來觀時。辦事人員對之。必又有一番甚妙之說辭。含有宣傳之作用。究作何言。吾雖未曾耳聞。第以意推想。若輩必揚言曰。諸位先生。諸位夫人。此非重大之事。此人祇昏暈而已。意者大勝之際

神經過於興奮。因而不支耳。其言娓娓動聽。十秒鐘後。此自殺者即移至一秘密之室中。而專事救濟自殺之醫生。已應召而來。加以檢視。倘已傷重而死。自有該俱樂部自有之偵探人員。立即調查此人之姓名及住址。再作移屍之準備。植物園 Botanic Gardens 中。往往發現莫明其妙之自殺者。蓋即來自彼處。又有明明在該俱樂部中自殺之人。而其屍體竟發現於其自家之榻上。此亦即偵探隊人員之鬼域技倆也。

前賢有言。金錢者。為萬事成功之母。蒙特迦羅既富有金錢。一方固無事不可為。而一方遂為人人所矚目。吾憶有一事。甚饒趣味。一日。忽有一傳道師肅立於該俱樂部之門前。以非常莊重之態度。向衆宣言曰。凡

入此俱樂部之門者。亦即入地獄之門。彼如此續續言之。互半小時而未去。於是即有警探來拘。而將其安置於當夜開往巴黎之夜車中。顧彼此時之衣袋中。已滿儲法國各銀行之鈔票。迨數日後。羣衆方知此人並非傳道師。實一奸猾之騙賊。彼料定部中人必以金錢賄之。使之他去。故有此舉耳。凡關於此等騙賊之事。自有部中偵探人員隨時偵察。而吾輩職司旋轉輪盤者。對於此輩騙賊之行動。亦頗多窺見。且較他人為甚。因吾輩日夜置身部中。凡偵探人員與騙賊輩鬪智競雄之種種新方法。無一不為吾輩所見。見之既多。經驗自富。其來部中行騙者。百分之五十均為婦女。而大多數乃年輕美貌之流。吾輩專司旋轉輪盤之職務者。責任之重大

。自無待言。賭客輸贏之權。不啻完全操之吾輩之手。因之極爲人所注意。部中訂有一種禁例。吾輩不得接受賭客之禮物錢財以及其他。倘吾輩置之不顧。祇受各賭客所餽贈者四分之一。已可立時成一富翁。而女賭客之餽贈吾輩者。尤爲豐厚。每日早晨。幾於必有一美麗之賭勝者。自持名刺。來吾所居之處。專誠請謁。既晤面矣。又必出其昨夜所贏之款之一部分。強吾收受。又有一種無聊之賭客。明知吾不受其錢。而故意以錢相贈。其真意所在。蓋欲吾於賭臺之上。稍稍與以助力。俾其得屢押而屢中耳。總之。若輩餽贈吾者。吾若悉數受之。早可擁資至數百萬佛郎之鉅矣。吾之所以不受。固不願違背所訂之禁例。且輪盤之旋轉。至何處而停

止。當視其旋轉力而定。吾輩雖職司其事。亦莫能變易之。然則無功受祿。又烏乎可。

吾輩旋轉輪盤。亦非絕對無作弊之餘地。第吾輩不願爲之耳。曾有一男賭客請吾幫同作弊。俾獲多金。吾嚴詞拒之。彼竟出槍恫嚇。謂吾苟不之應者。彼卽扳機發彈。吾爲勢所迫。惟有勉允之。但待其既去。吾立報告部中。於一小時內。將其拘捕。遇有此種事件。必須以此等強項之行動對付之。否則必反爲所累。末由自白矣。



雜 談 一 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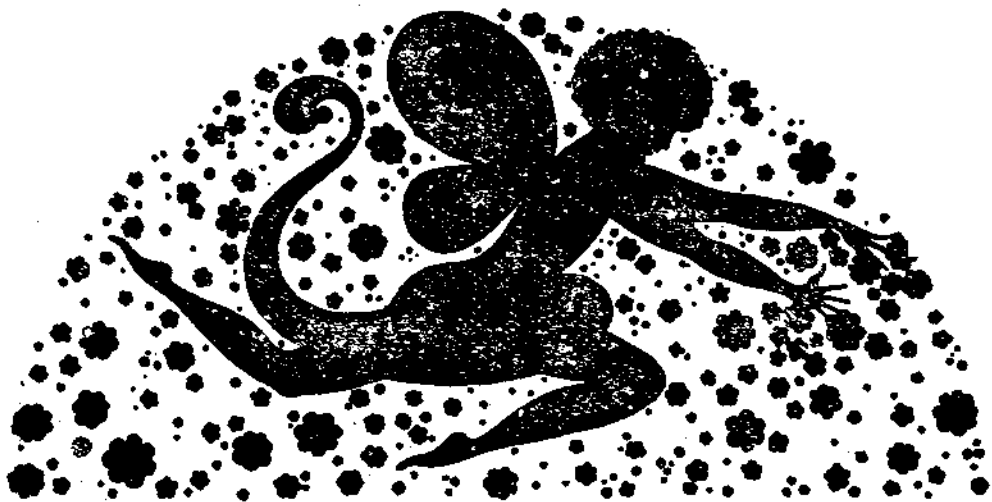
鄭·逸·梅·

西俗凡乘車遇女客。必起立讓坐。吾國人士。善染歐化。電車上起讓女客。亦已成爲常例。但女客得座。往往絕不致謝。視若當然。則恐亦非禮之所宜也。

同社顧悼秋逝世。儕輩無不惜之。頃得梨花里蔡冠雄錄示悼秋所撰某露天影戲場聯云。『打起簾紋。儘教月擁雲圍。夜深儂汝。憑完欄曲。可識露勾風約。花裏滄桑。』雋雅如此。能不令人愛煞。

取紫背浮萍。曝乾熏炙之。可除蟹蟲之患。

胡石子師一昨賜札云。『作客畏勞。乃始家居。寧知居家之忙。甚於作客。斯亦奇矣。栽蔬藝花。灌園薙艸。幾於日不暇給。隨園詩云。有好多能累此身。信經驗之談也。』名雋如前彥小品。因錄之。



藥渣

王警濤

❀ 初春的一箇早晨，銀絲似的細雨，乘著料峭的斜風，在銀灰色的天空中快飛著，打在玻璃窗上的水珠，蜿蜒地流下，明淨的玻璃蒙著模糊的一片水氣了。病在牀上的劉奶奶無神的目光釘在流著水珠的玻璃窗上，不時發出咳嗽聲來打破這室中清晨的寂寞。

『娘姨——』伊支起上半身靠在鐵牀的橫欄上叫著，接著便是咳嗽。咳嗽停了，又是一聲『娘姨！』似乎氣力用的太大，感到著疲倦似的喘著氣，伸箇懶腰，打了兩箇呵欠。

可是，劉奶奶的兩聲呼喚。一陣咳嗽，沒有得到響應。

『娘姨！——死娘姨！——』伊又用盡力氣叫著。蒼黃色的瘦臉。漲的微紅了。也許是嗓子太提高的緣故，

接著又是一陣咳嗽。

『來了，奶奶。』娘姨在樓下答應的聲音已傳到樓上。

三十歲左右模樣的娘姨，雖然是天足，走路卻珊珊地十分遲慢，肥大的臀部，左右擺動著，合著脚步的節拍，走上了樓，把畚箕掃帚放在門背以後，纔徐徐地走近伊奶奶牀前說道：

『奶奶，要什麼？——藥就要煎好了。』

劉奶奶眼珠一突，伸出長在絲瓜筋似的瘦臂上的手，向衣廚上面一指，把身體向外牀一側，又是兩箇呵欠。

娘姨會意了，掙椅子靠近衣廚，立上去把煙槍煙盤等掙下，擺在一隻方檯上，移近牀沿，二點了煙燈，又將牀前梳妝臺上的茶壺掙來放在伊奶奶的枕頭旁邊。伊的肥大的臀部，在迴旋時碰著檯子梳妝臺這些木器，發出率率地響聲。

劉奶奶雖只二十五歲，抽大煙的資格，似乎很老，五六寸長的鐵煙針，打入乳頭大的煙粒上去，針針中的，不會歪斜的，吸煙的精神姿勢都很好，雖然伊在病著。

大約吸了兩箇鐘頭，那隻雙妹牌雪花膏蓋裏的雅片。將要見底了，伊的呵欠咳嗽也便停止，不消說，精神也爽健得多了。

午飯後，劉奶奶還是暈在牀上，伊的小姊妹楊家三小姐來探病了。三小姐矮而肥，穿著光

芒四射的巴黎緞旗袍，黑的高跟皮鞋，白的絲綢圍巾，黃的手皮篋，鴨屁股式的短髮，樣樣都襯出伊的時髦漂亮，兩隻媚人騷眼下擺著一箇扁而肥的鼻子，耳朵是招風式的，厚鈍的嘴唇塗著血紅的胭脂；除了鼻子和嘴唇能夠與身段配合外，其餘的器官與裝飾似乎有些不很和諧的地方。伊坐在劉奶奶牀沿上後，摸一摸病人的額，笑嘻嘻地說了幾句探問病情的話。——三小姐在和劉奶奶談話時，常揭開黃色的手皮篋，把伊的臉兒印入皮篋裏面嵌著的小鏡中去。每一次照鏡，伊臉上必浮現著得意的微笑。

事情似乎很多，而劉奶奶的病也彷彿消失了似的，伊倆談了兩箇鐘頭，還沒有把話說盡，而又絲毫沒露著倦容。劉奶奶看看梳妝臺上的小擺鐘，已經三點二十分了，伊突然喝著：「三姑娘，來——」伊的手已從枕底摸出一箇雙銀角來。聰明的三小姐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連忙把劉奶奶的手擋住說：「不要買點心，飯喫了還沒兩箇時辰呢。」說著便將劉奶奶手裏的銀角搶了下來，塞在枕底，「自家人，何必客氣呢，姐姐。」

劉奶奶喚了幾聲，姑娘在樓下沒有答應。三小姐謙遜著，劉奶奶還是漲破喉嚨喝著。姑娘慢慢地從樓梯上搖擺到房裏來了。

「死人！爲什麼叫你十幾聲，老不答應？你耳朵聾了嗎？快些去叫一盆炒麪來，油重些。——聽得嗎？飯桶！」劉奶奶說著，便又向枕底去掏銀角。

『不要，不要去叫，娘姨。』三小姐立起來拉住娘姨的手說。

娘姨站著不動，右手撩起衣角來抹拭額上的水珠。

『怎麼？這樣的天氣，你還會出汗嗎？』劉奶奶有些駭異了。——三小姐也呆呆地看著娘姨。

『竹梯很重啦，搬來搬去真討厭。——雨又下箇不息，把衣服都打濕了。』娘姨說著，便把喫飽雨點的藍布衫脫了下來，在手中絞著。

劉奶奶聽了伊的話，莫明其妙，更詫異的說：『竹梯？那箇叫你拿竹梯啊？』

『倒藥渣啦！』娘姨恨恨地說。把手中絞著的衣服摔在樓板上。

『倒藥渣要用竹梯嗎？這倒從來沒有聽得過喲！』三小姐也覺得詫異起來，插進這麼一句話。

『屋頂高，不用梯子，怎麼把藥渣倒上去？』娘姨兩手叉著腰說，似乎又擊伊的神氣來表示伊的行爲是對的。

『啊唷！死人！藥渣要倒在路當中的，你怎麼拋到屋頂上去喲！』劉奶奶又悶，又耐煩，擦著一根火柴，吸著手指間夾著的香烟屁股。

『是啊，藥渣應該倒在路中，好教走路人踏著了代替你奶奶生病才對哪，你怎麼去倒在屋

頂上？」三小姐把劉奶奶說的藥渣要拋在路中的一句話，加以簡賅的詮釋，證明伊是箇見多識廣的女子。

可是，叫炒麪那回事，伊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彼此都不提起。

娘姨聽了伊奶奶和三小姐的話，彷彿在做夢一般的怔住了！

伊簡單的腦筋，不能明白伊奶奶和三小姐的奧妙的話。伊是諸暨人，諸暨人家是把藥渣倒在屋瓦上的。伊生在諸暨，長在諸暨，離開伊故鄉到上海來做娘姨，還只半年，伊自信不致把倒藥渣的經驗消失得這樣快。在這半年中，伊已投過三箇主人，都沒有做過倒藥渣的工作。到劉奶奶家裏來做娘姨，還只有七天，伊已知道這裏的主人便是劉奶奶，沒有男人沒有兒女。伊果然有兩箇晚上見過兩箇面目不同的男人，宿在劉奶奶家裏過；這事很引起伊的懷疑，伊以為這麼一間樓房，一隻鐵牀已佔據了小半間地位，牀前擺著一隻假紅木梳妝臺，接著便是四隻衣箱疊著；那面是一口假紅木衣廚，旁面放著一几兩椅；中間靠窗口擺著一隻板桌，桌的三面放著三隻小圓檯。伊自己的鋪蓋日間放在奶奶的牀背後，晚上掣出來鋪在房中空地上睡。第一次伊看見一箇男人要宿在奶奶這裏，伊倒很替他們擔憂，以為奶奶宿在自己牀裏，那客人只能睡在樓板上；假使客人睡在牀上，奶奶只能睡在樓板上了；並且，伊自己的睡覺問題，也覺得有些難以解決。後來因為伊奶奶叫伊睡到房門外面去，伊腦中思慮了半天

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纔不解決而自解決了。第二天，伊去詢問亭子間裏的李奶奶，打聽那箇男人和伊奶奶有什麼關係，可是，李奶奶沒有回答伊，僅僅報之以一笑。當第二箇男人要睡在伊奶奶家裏的一夜，伊便不待奶奶的吩咐，先將鋪蓋擱到房門外去，第二天早晨，那箇男人就賞了伊兩角錢，伊自信這是獎勵伊的聰明了。從此，伊熱誠地希望有第三，第四……的男客綿綿地到伊奶奶的家裏來睡，好讓伊多得到幾箇小銀元。然而伊似乎已經失望了，這幾天來宿的男客一箇也沒有，便是曾經來宿過的兩箇，也一箇都沒有來過。

可是，倒藥渣的事情，伊還是第一次做到。因為是第一次，所以伊十分小心地擎了竹梯放在曬棧上，一頭靠著屋簷，把伊載著肥大的臀部的笨重身體登到屋上去倒了藥渣。這樣的兩天，幹這樣勞苦的工作，伊以為定能邀得主人的獎賞了。不料，主人的獎賞，僅僅是『飯桶』，『死人』，那麼幾句勉詞，這卻不能不使伊『受寵若驚』了！

娘娘似乎在等待伊奶奶的什麼命令一般的一動也不動的站著，劉奶奶和三小姐很親密地談著，似乎已忘了娘娘呆立在旁邊了。——倒是三小姐會做人，旋轉頭來向伊說：

『下樓去吧，下次做事須得先向奶奶請箇旨意，免得喫力不討好。』

『謝謝小姐，下次當把藥渣倒在馬路中了。』娘娘回了話，努起了嘴，彷彿犯人獲赦一般快向房外走了。

「你希望我多生幾回病嗎？死人！——」劉奶奶以為伊的話近乎詛咒，有些惱怒了。——這時，娘姨已走下樓去，似乎沒有聽到。

「伊是老實人，不會說謊啦，姐姐，你真疑心伊是壞心腸。」三小姐這樣的說了，接著微微地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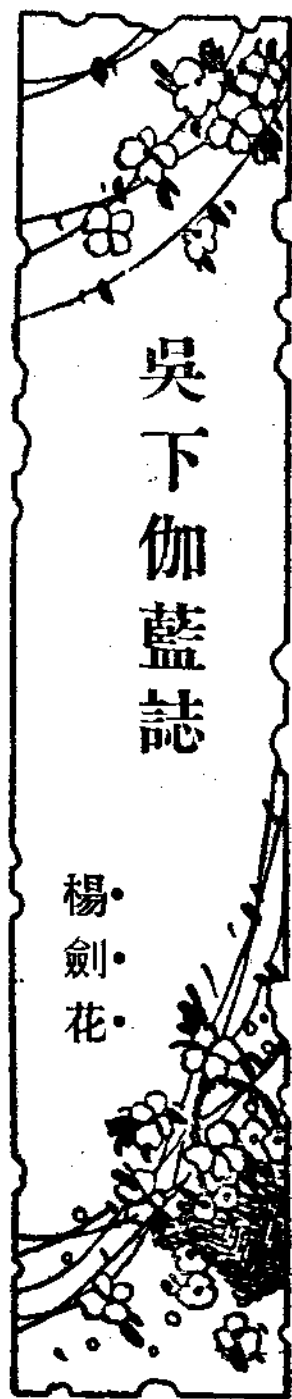
娘姨走下樓後，一邊在洗衣服，一邊還在想著倒藥渣的事情。伊惱怒伊的奶奶不知好歹，伊做了這樣辛苦的工作，只換得一陣臭罵，這使伊過於心痛了，竟忍受不住，落了幾點淚！然而伊單純的腦筋，對於伊奶奶和三小姐的教訓，再也不想不明白，伊想，我們諸賢也有奶奶小姐的，自己也見過這些奶奶小姐們，但從未聽得說過藥渣拋在路中給人踐踏了，那箇人就會替代病人生病的。伊想了又想，終於不明白這箇奧妙的道理。——可是，衣服洗好了三件後，似乎一旦豁然貫通了，伊把在鄉下所見所聞的一切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一切平心靜氣的比較一下，總覺得樣樣不如上海；於是乎伊覺悟了自己的笨拙，不得不無條件的贊嘆伊奶奶和楊家三小姐的聰明了！

楊家三小姐是在劉奶奶家裏吃夜飯的。伊倆說說笑笑直談到晚上十點鐘，劉奶奶的病似乎霍然全愈了似的，起牀後，打扮了一回，厚厚地白粉，遮掩了伊的蒼黃的臉色，穿了很合時的漂亮衣服，攜著三小姐的手一同出門。臨行時，伊囑咐娘姨，早點關起房門睡，伊今夜不

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娘姨把藥渣倒在路當中後，還立在一旁看看。伊看見走路人走到了那堆藥渣旁邊，便會提高了腿跨過去；連脚尖都不會觸著那堆藥渣，這已證明了伊的想像是對的。於是，伊更欽佩伊奶奶和三小姐的聰明，同時也不得不佩服那些走路人了。——然而，伊又不能替伊奶奶的毛病擔憂！





吳下伽藍誌

楊劍花

戒幢寺



戒幢寺在金閶外。屋宇櫛比。樓

閣蔽虧。因盤曲折。途徑奧如。實為三吳名刹。

寺本明徐太僕西園舊址。其子工部溶捨為復古歸原寺。崇禎八年重加修葺。改名戒幢律院。清咸豐十年燬於火。今由僧廣慧集貲重建。煥然一新。而羅漢堂更莊嚴可觀。

寺前冬青夾道。葱蒨幽美。春鳥夏蟬。鳴聲相續。徐步其間。頓消俗慮。

寺西有園。多饒奇卉。清榮峻茂。別增佳趣。園有池曰放生。多魚龜。投以餌。則靡集。唼噪。厥狀大樂。翠鱗撥刺。顛青浪。紅衣狼藉散平湖。浙之花港。無此適觀。

吳邑人士。每於良辰佳日。公餘之暇。邀朋挈侶。來遊此園。摩肩擊鼓。踵趾相接。品茗亭中。醉酒花園。題詩評畫。以遣逸興。

報恩寺

報

恩寺在護龍街北。香花橋趾。有七級

浮屠一。登塔展望。則全城景象與西南諸山

靡不歷歷在目。惜歷年已久。建築又古。

磚石鬆動。岌岌可危。

寺稱北寺。古通玄寺。吳赤烏中孫權母吳

夫人捨宅建。在唐為開元寺。至吳越始易今

名。幾閱滄桑。漸形頽圯。今已鳩工重建。

輪奐一新。

寺有檀香古佛。香火頗盛。春秋佳日。進

香者絡繹於道。香花橋側。裙屐如雲。旛檀

馥郁。氤氳數里。

常夫夏曆八月間。有淨塔之舉。塔旁盡掛

彩色電燈。裝璜甚佳。入夜光明。照耀十里

。游龍騰蛟。飛翔空際。殊可觀也。

寒山寺

距

楓橋鐵鈴關不數十武。有寒山寺。寺

以唐人張繼楓橋夜泊詩而著。寺起於梁天監

間。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宋初孫承祐增建浮

屠七級。今已湮滅無跡。滄海桑田。曷勝感

慨。咸豐十年。寺燬於火。今由雲陽程德全

重建。外觀已復。惟內部頽圯。尙待修葺耳

。寺側風景絕佳。暮煙疏雨。漁火秋深。楓

江野渡。月影浮沉。夜半客舟。靜聽鐘聲。

梁塔殘磚。鴻雪猶存。

寺以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明嘉靖間曾

鑄巨鐘。建樓置之。今鐘為日人取去。另鑄

鐘巨鐘。建樓置之。今鐘為日人取去。另鑄

一鐘還之寺。疏鐘遠渡。楓冷吳江。康南海氏曾有詩以誌感焉。

住持僧以壁間唐寅文徵明俞樾所書石碑摹搨售人。藉博蠅利。市道中猶有雅趣。

虎邱寺

出金闕行七里達海湧山。山有寺。建築甚古。地址亦高。由千人石經九級五十三參始達。寺西北有石觀音殿。殿壁環列石碑。皆宋以來名人手蹟。摹搨既久。字蹟模糊。古物稀貴。亟宜保存。

寺旁名勝古蹟。不勝枚舉。殘日孤雲。橫嵐瞰碧。真嫌墓鴛鴦壙。香草美人。耐人憑弔。悠悠泉陸羽井。甘冽清潔。可供飲料。登小吳軒而遙矚。問獅峯底事回頭。顏白蓮

池以近眺。試頑石是否通靈。寺有塔七層。隋仁壽九年。就晉司徒王琰琴臺舊基而建。幾經滄桑。日益殘圯。鴿雀鼠跡。巢穴而居。余嘗有虎邱孤塔詩云。『巍巍孤立御碑旁。幾閱滄桑飽雪霜。簷外鈴聲亦岑寂。有誰憑弔古吳王。』口占俚語。不足言詩。觸景生情。聊誌感慨耳。

寺因邱名。邱高百三十尺。相傳吳王闔閭葬此。三日而虎踞其上。故名。又有劍池。泉深不可測。李秀卿嘗評為天下第五泉。石觀音殿之北。新建五楹重屋。顏曰冷香閣。前周植梅花三百。疏影暗香。增色不少。登閣遙望。帆影點點。白浪滾滾。品茗吟詩。塵襟頓滌。

近於千人石上。新建經幢。莊嚴奇偉。為

三

虎邱別開生面。吳下真不乏雅士也。

靈 巖 寺

靈巖寺在靈巖山。離城十八里。距木瀆

僅二里許。寺即古吳王館娃宮舊址。香火久歇。為探古者遊息之所。

寺亦有塔。共九層。宋孫承祚建。明萬曆

二十八年燬於雷火。惟磚址尚存。儼然與楞伽塔相對峙。

有吳王井二。圓者為日。八角者為月。別

有浣花池。硯池。玩月池。水皆不竭。甘冽可品。琴臺。西施洞。響屐廊。石城等古蹟。依稀可見。當日英雄美人。攜手同遊。妙

舞清歌。其樂無極。曾不轉瞬。霸業消沉。宮庭傾圮。崖畔聽空無響屐。山頭臺廢不鳴

琴。石城雖固。安能賊長頸烏喙之雄心哉。徘徊其間。彌增惆悵。

余所最愛之風景。為寺前百步街。青松翠

距。環植道旁。遙望一徑。似箭遠射。如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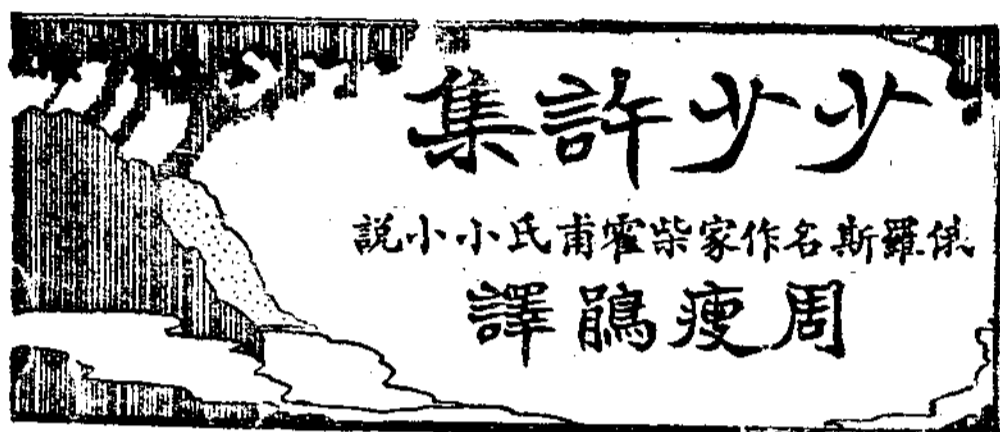
遠駛。彷彿觀宮女如花。隨水飄去也。

迎笑亭鐘樓。次第增築。枯寂之寺院得此

點綴。漸有生氣。

山趾有畢秋帆花園舊址。亭臺樓閣。毀滅無存。尙書餘韻。寥寥歎矣。





舍 村



對結婚不久的青年男女在那鄉村小車站的
月臺上往來踱著。他的臂挽住伊的腰，伊

的頭幾乎擱在他的肩上，兩下裏都很快樂。

那月兒從浮動的小雲片中探出來窺覷著，似乎嫉妬他們神的快樂。而悔恨伊的厭悶與完全無用的貞潔。沈靜的空氣中，重載著丁香花和野櫻桃的芳香。在鐵道以外遠遠的甚麼地方，有一頭驢正在叫著。

「這是何等的美，沙歌，何等的美！」那年青的妻喃喃地說。

「這就好像是一箇夢。瞧啊，那小樹林是何等的可愛而動人！那堅硬而靜默的電線竿又何等的好啊！它們在風景畫中添上了一箇特殊的標記，在遠處表示人類的文明……你可曾想到那風送過火車的沙沙聲來甚是動聽麼？」……

「是的……但你的『雙小手』怎的很熱……佛霞，這因為你太興奮了……今晚你預備了甚麼做吾們的晚餐啊？」

「小雞和生菜……這小雞恰夠給兩箇人喫……並且又有鮭魚和

沙定魚從鑲中送來。」

那月兒似乎嗅了一撮鼻煙，將伊的臉隱在一朵雲後了。人生的快樂提醒了伊自己的寂寞，和伊那千山萬谷外的孤單的臥榻。

「火車在來了！」佛霞說。「何等的快意！」

三隻火眼已在遠處瞧見了。站長出來到月臺上。打信號的光在鐵道上閃來閃去的亮著。

「讓吾們瞧了火車就回去吧，」沙歇打著呵欠說。「佛霞，吾們在一塊兒過了何等美滿的時光；太美滿了，直使人不大相信是真的！」

那黑色的怪物悄悄地和月臺相傍就停住了。他們瞥見那燈光暗淡的車窗中一張張瞌睡的面龐，一頂頂的帽子和一箇箇的肩頭。

「瞧啊！瞧啊！」他們聽得一節車廂中說。「佛霞和沙歇來迎接吾們了！他們正在那邊！」

……佛霞！……佛霞！……瞧啊！」

兩箇小女孩跳出車來，吊在佛霞的頸子上。隨後跟著一箇肥胖的中年婦人，和一位鬚有灰色頰鬚的瘦長的紳士；他們的後面來了兩箇小學生，滿載著行囊，而兩箇小學生之後，便是女師傅，女師傅之後，又來了一位老祖母。

「親愛的孩子，吾們來了，吾們來了！」那箇有鬚鬚的紳士開始說來，緊握著沙歇的手，

『我料你們等候吾們已等得厭悶了！我敢說，你也正在罵你的老伯父好久不來贖你！谷爾亞，谷士亞，妮娜，斐馥……孩子們！來與你們的堂哥子沙歇接吻！吾們都來了，吾們全家的人，不過盤桓三四天……我希望你們不嫌吾們的人數太多麼？你們可不要給吾們擠了出去！』

這一對青年夫婦見了他們的伯父閻第光臨，委實驚呆了。他的伯父一面說話，一面和他們接吻，沙歇對於他們小屋子裏已起了一箇幻象：他和佛霞把他們的三間小房一起讓出來，所有的枕頭和臥具一起讓給了客人；鮭魚，沙定魚，小雞，一會兒都已喫光；堂弟們在他們的小園子裏亂採著花。又潑翻了墨水，屋子裏都充滿了聲響和紛亂；他的伯母不住的說著伊的病痛和伊的爸爸便是方芬鐵男爵……

沙歇差不多含著恨意對他的愛妻瞧，低聲說道：

『他們都是爲了瞧你來的！……該死該死！』

『不是，是瞧你的，』佛霞回答著，怒得連臉色也泛白了。『他們是你的親屬！又不是我的！』

伊轉向客人們時，卻又作歡迎的微笑道：『歡迎你們到這小屋中來！』

月兒重又出來了。伊似乎含著笑，倒像表示伊沒有親屬的快樂。沙歇旋過他的頭來藏過他

那含怒而失望的臉龐，勉強的在他的聲音中裝作竭誠歡迎似的說道：

「你們好快樂！歡迎你們到這小屋中來！」

在 消 夏 別 墅



「我愛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一切的一切！請恕我訴說出來，但我沒有這能力推了苦而不則一聲。我並不要求你回報我的愛，只

求你加以憐憫而已。今晚八時請到那老園亭中……信尾的署名我想可以無須，但你不要爲了匿名而感到不安。我年青而貌美……此外你還要甚麼啊？」

柏佛伊凡尼范霍德西夫，是一箇確已娶了妻的人，他正在一所消夏別墅中度他的假期，讀了這封信，聳著他的肩，很猜疑的搔他的頭額。

「這是何等的邪惡啊？」他想。「我是一箇娶了妻的人，卻寄與我這麼一封奇怪……而無意識的信！是誰寫的啊？」

柏佛伊凡尼把那信在他的眼前翻來覆去，重又讀了一遍，很厭惡的吐著唾涎。

「我愛你」……他嘲弄似的說。「伊倒揀定了一箇好孩子！如此我就跑到亭子裏來和你相會！……我的女孩子，這些言情說愛的事，我早在好多年前都幹過的了！……哼！伊定是甚麼莽撞而不道德的東西……是啊，這些婦人是一類的！這是何等的荒唐——上帝恕吾們！——伊竟寫這麼一封信給一箇陌生的人，並且是一箇娶了妻的人！這真是不道德！」

在他八年的結婚生活中，柏佛伊凡尼已完全制服了情感，除了道賀的信件外，從沒有接到過婦人們的信，因此，他雖想處之以輕蔑的態度，而那上面的一封信已大大的挑逗與激動他。

接信後的一點鐘他躺在沙發上想著：

『我當然不是一箇傻孩子，決不會趕去作這種沒意識的私會；但是倘能知道寫信的是誰倒有趣得很！哼……這當然是一箇婦人的手筆……這信確是出於真的情感，不見得是開頑笑……很像是甚麼神經質的女子，也許是一箇寡婦……寡婦照例是輕浮而偏心的。哼……畢竟是誰啊？』

最是使他難以解決這問題的，就爲了柏佛伊凡尼在那所有避暑的客人中，除了他的夫人沒一箇女子是熟識的。

『這很奇怪……』他想。『「我愛你！」……伊是甚麼時候會愛上我的？可怪的婦人！像這樣的講愛情，彼此毫不相關，又沒有結成朋友而探明我是怎樣的一箇男子……伊定是很年青而浪漫，纔能瞧了我二三眼就愛上我了……但是……伊是誰啊？』

柏佛伊凡尼忽然記起前天與大前天在幾座消夏別墅間散步，他會有好幾次遇見一箇戴淺藍色帽子而鼻子上翹的美女郎，這美人兒兀自向著他瞧，伊在凳上坐下時伊又坐在他的旁邊……

「也許是伊麼？」范霍德西夫詫異著。「這不會的！像那麼一箇溫柔嬌嫩的女孩子會愛上我這樣一箇衰頹的老鱈魚麼？不，這不會的！」

就餐時，柏佛伊凡尼茫茫然的瞧著他的夫人，一面他又想道：

「伊寫這信足見伊是年青而貌美的……如此伊並不老……哼……委實說，我也不見得怎樣的老醜以致沒有人肯愛上我。吾妻很愛我！況且愛是盲目的，吾們都知道……」

「你在想甚麼啊？」他的夫人問他。

「噢……我的頭有些兒痛……」柏佛伊凡尼很不老誠的說。

他立下了決心，以爲像這樣注意於這麼一封無意識的情書是愚蠢的，他便譏笑著這信和那寫信的女人，但是——唉！——魔力是人類的仇敵！用過了餐，柏佛伊凡尼躺在他的牀上，卻並不入睡，只想著道：

「但是，我敢說伊正在盼望我前去！何等的傻啊！我能料想到伊一見我不在亭中，是何等的心身不安而又何等的抖顫啊！雖然，我不該去……可惱的伊！」

但是，我又要說：魔力是人類的仇敵。

「然而我也許是出於好奇……」半點鐘後他又在想著，「我不妨前去遠遠地瞧伊是怎樣一箇人……瞧一瞧伊倒是很有趣的！這完全是開頑笑罷了！況且既有這麼一箇機會送上來，我

爲甚麼不小開頑笑呢？」

柏佛伊凡尼從他的牀上起身，開始打扮。他的夫人見他穿上一件潔淨的襯衫和一箇時樣的領結，便問道：「你爲甚麼打扮得這樣漂亮啊？」

「噢，沒有甚麼……我定須出去散步一下……我的頭好痛……哼。」

柏佛伊凡尼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等到八點鐘，就出外去了。那些衣飾鮮華的避暑的男女，在濃綠的背景中經過他的眼前，他的心突突地跳動了。

「是他們中間的那一箇？……」他詫異著，遲疑不決的走前去。「來，我害怕甚麼呢？我本來不去赴那私會！怎的……一箇傻子！儘放膽前去！我入到亭中去便怎麼樣？然而，然而……我沒有前去的理由。」

柏佛伊凡尼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不知不覺而並非出於本意的，忽的想像到那園亭的半暗之中……一箇戴著藍色帽子而鼻子上翹的美女已湧現在他的幻想之前。他瞧見伊，因伊的癡情而嬌羞無那，周身發顫，怯生生地走近了他，很激動的呼吸著，而……猛可的把他擁抱在伊的臂間。

「倘我不曾結過婚就好了……」他想著，將罪惡的觀念撐出他的腦袋。

「雖然……我一輩子只有只有一次，前去得一些經驗是沒有甚麼損害的，不然一箇人死了也

不知道……至於我的妻，於伊有甚麼相干？感謝上帝，八年來我從沒有一步離開過伊……八年來毫無過失的盡著責任！熬得伊也夠了……這委實是可惱……我不管伊怎樣一定前去了！

周身打顫著而進任了他的呼吸，柏佛伊凡尼走到那滿絡著長春藤和野葡萄的亭前，張望進去……一陣潮溼和發霉的氣息直撲他的鼻觀。

「我相信沒有人在這裏……」他想著，入到亭中，立時瞧見一箇人影兒坐在一隅。

那人影是一箇男子……子細看時，柏佛伊凡尼辨認出是他的妻弟密德亞，他是一箇學生，和他們同住在消夏別墅中。

「呀，是你……」他很不滿意的咆哮著，脫了他的帽坐下去。

「是的，是我。」……密德亞回說。

兩分鐘在靜默中過去了。

「柏佛伊凡尼，請恕我，」密德亞開口說：「但我可能求你讓我一箇人在此麼？……我正在構想那考取學位的論文而……而有別的人在旁就足以妨礙我的思想。」

「你還是到別的甚麼幽暗的蔭路中去……」柏佛伊凡尼很溫和的說。「在露天思想比較容易，況且，……呢……我很想在這裏的凳上小睡一會……這裏倒不大熱……」

「你要睡覺，但我卻是爲了論文的問題……」密德亞咕噥著。「論文是較爲重要。」
又靜默下去了。柏佛伊凡尼被幻想拘管著，時時聽得脚步之聲，驀地裏跳起身來，用一種悲哀的聲音說道：

「來，我求你，密德亞！你年紀較輕，應當替我著想……我身體不好……我需要安睡……快去吧！」

「這是利己主義……爲甚麼你必須留在這裏，而我卻不能呢？我爲了真理分上決計不去。」

「來，我求你去！也許我是一箇利己派，一箇專制的人，一箇傻子……但我要求你去！我一輩子只此一次向你求一箇情！請你體恤一下！」

密德亞搖他的頭。

「是何等的一頭畜生！……」柏佛伊凡尼想。「他在這裏，吾們怎麼還能私會！他在這裏是不行的！」

「我說，密德亞，」他說，「我求你末一次了……請表明你是一箇有意識有人情而又文明的人！」

「我不知道你爲甚麼如此固執！」……密德亞說著，聳他的肩。「我既說不去，那我一定

不去，我爲了真理分上定要留在這裏……」

這當兒有一箇鼻子上翹的婦人的臉向亭中張望了一下……

瞧見了密德亞和柏佛伊凡尼便皺一皺眉，瞥然不見了。

「伊去了！」柏佛伊凡尼想著，含怒向密德亞瞧。「伊一聽見這惡徒就逃了！一切都給弄精了！」

又等了一會，立起身來，戴上了帽子說道：

「你是一頭畜生，一頭卑劣的畜生，和一箇惡徒！是啊！一頭畜生！這是卑劣……和惡毒！吾們二人間的一切關係都完了！」

「很喜歡聽這些話！」密德亞喃喃地說，也立起來戴上了帽子。「我和你說，你在這裏用這樣的惡計和我開頑笑，我活在世上決不寬恕你。」

柏佛伊凡尼走出了園亭，怒不可遏的，急步向他的別墅趕去。任是瞧了那桌子上預備的晚餐也不足以慰藉他。

「一輩子只有一次得到這樣的機會，」他很激動的想著；「而平白地被人妨礙了！如今伊一定是著惱……苦痛！」

晚餐時柏佛伊凡尼和密德亞都把眼睛注在碟子上，怒氣勃勃的靜默著。他們倆直從心底

裏互相痛恨。

「你笑甚麼來？」柏佛伊凡尼抓住了他的夫人問著。『惟有無意識的傻子纔會沒來由的笑！』

他的夫人瞧著伊的丈夫含怒的臉，忍不住放出一陣子笑聲來。

「今天早上你接到了甚麼信？」伊問。

「我麼：我沒有接到信……」柏佛伊凡尼被慌亂所制服了。『你在捏造……理想。』

「噢，來，對吾們說！快承認，你是接到的！給你這信的恰就是我啊！老實說，確是我幹的！呵呵！」

柏佛伊凡尼漲紅了臉，俯倒在他的碟子上。」他咕囔著道：『沒意識的開頑笑。』

「我該怎麼辦？請對我說……今晚吾們要擦洗地板，怎樣可使你走出屋外去呢？沒有別的法子可使你出去……但是不要生氣，發傻……我不忍使你一個人在亭子裏太覺寂寞，因此也送了一封同樣的信給密德亞！密德亞，你可曾到過亭中去麼？」

密德亞捧笑起來，不再怒視他的敵人了。

話 夢

梅 逸

庭除納涼。居停但君爲述一夢。至爲奇異。但君之父。聽鼓於轅。有一護卒。自鄰邑投奔而來者。蓋本爲田傭。夜間忽夢與人口角。怒而刃之。既死。遂知肇禍。竟自榻下躍。狂奔以冀脫逃。行數十里。至省垣。已昧旦矣。適廨中招護卒。卽應募以維生計。然又疑夢疑真。孰知所以事逾多時。乃返以俟之。知無凶案。始知爲夢之非真。以告廨中人。無不爲之失笑。

明珠女十言。己曾有一夢。亦使人莫解。嘗齡在梨村讀書。某夜忽夢己身登一方形之小室中。機捩一按。小室上升。直達崇樓。然不知爲何物。及後至海上。見電梯升降。始悟卽夢中所登者。但作是夢時。海上尙無電梯之裝置。村間更無人談及此種利器。而物質文明之象。竟先於夢中見之。亦云異已。



詩夢樓雜綴

林儷琴



詩

不宜註。一註便覺乏味。何也。蓋詩為心言。所以寄慨。故其造句寓意。

每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而詩之妙處。全在讀者之心悟。似不宜於言解也。其理猶之鑑賞美人玉體。最好籠以雲綃。被以霧縠。則神光恂恂。如讀子建宓妃。自足使人魂為之銷。神為之往。若褫衣裸身作西方模特兒。則層層幽壑。一覽無遺。了無奇趣。且最動人情之處。已不復耐人尋味矣。管見如此。儻亦一得之愚乎。明胡憲更唐音統鑑。亦主

詩不宜註。略曰。唐詩不可註也。詩至唐與

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註詩味索然。反為蛇足耳。所論與鄙見略同。但詩亦有不可不註者。如列朝宮詞等等。類多搬用當時宮禁故實。非細加箋釋。則讀者絕難悉其所指。此與上之所言。當作別論。吳江柳亞子評香山蘇曼殊大師詩曰。卻扇一顧。傾城無色。此語信然。余謂曼殊詩。如千絲錦綉。百寶流蘇。悽艷華藻。雖未足曠空百代。亦可迴絕人寰。而投荒萬里。甚

魄江湖。余又竊比其頗似杜司勳。譯詩雖瑰琦絕倫。微嫌聲調欠揚。讀時似覺齜牙詰屈。但譯詩非元作可比。因多譯音諧聲之故。不足病也。書札尤可誦。且多諧語。小說則非余所好。畫雖澹遠有致。終覺氣運薄弱。尤重東瀛色彩。佳妙遠不如詩。余素不識畫。今作妄語。識者豈亦嗤之以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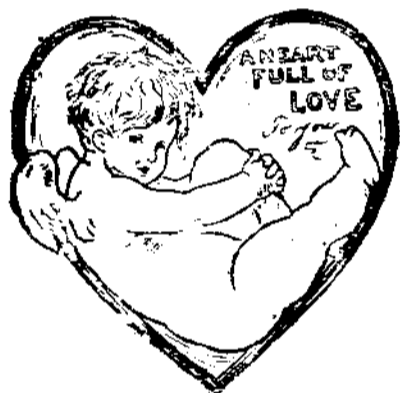
莊子好大言。如逍遙遊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如齊物論云。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信口開河。大似齊東野語。然寓言十九。固未全可徵信。近讀莊子。覺其詞句頗曉暢可誦。意義則深僻難尋。始

知讀子書難易。解子書難艱。若偶一舛誤。必入歧途。蔣曰。誤解子書。不啻置身牛角。浜裏。愈鑽而愈錯。洵確語也。故余讀莊子。淺嘗即止。未嘗敢求深解。莊子內外諸篇。雖蓄意暗晦。難於索解。但雜篇如盜跖漁父等篇。語意似較顯明。且可作小說觀。

醉靈軒近體詩。綺密環妍。蒼勁古茂。兼而有之。五七長歌。則大氣磅礴。若決江河。二。己巳孟春。醉靈軒詩集出版。余獲一部。集中多憂時之作。而家國興衰。尤多諷詠。可當民國野史讀。醉靈軒畫。筆法秀峭。畫意清幽。而氣魄復沛然欲透紙背。士林珍之。已有畫集行世。草書亦佳。詩書畫堪稱三絕。今之鄭虔也。丁卯莫秋。余遊海上。偕拜花帥造醉靈軒。得小幅山水一幀。寫紅樹

蒼州道上詞意。半天晚照。萬樹霜楓。秋色
秋聲。躍然紙上。並承拜花師加以題識。詩
曰。沿路西風送客程。萬山紅葉戰秋聲。寒
驢九月蒼州道。下有江流訴不平。詩後復繫
短跋。文曰。吾宗劍青。蒼州道上有作云。

寒驢九月蒼州道。千山萬山紅樹。人因仿桐
花黃葉之例。名之曰周紅樹。小蝶謂此詞大
有畫意。因繪成小幅。適儂琴僧僕過醉靈軒
。小蝶舉以爲贈。並要僕買醜。無法逃避。
卽書二十八字并歸儂琴。



情 閨

琴·儷·林·

芳容減卻舊豐腴。顛賴春山淡欲無。雲髻斜支青
玉枕。繡衾半鞦羅襦。慵呼小婢收茶瓊。笑倩檀
郎捧睡盃。病後孱軀嬌怯甚。牙牀坐起要人扶。
湘簾十二漾庭蕪。心字香燒鵲尾爐。未許朱梁棲
燕子。故垂錦帶逗狸奴。春寒時怯羅薄。午夢頻
驚玉枕孤。只爲貪看雙蛺蝶。等閒耽誤繡工夫。
衡陽盼斷鴈書遲。惆悵郎歸未有期。已覺愁眉攢
綠鬢。偶因小病減芳姿。倚粧羞插釵雙股。覓醉聊
傾酒一卮。偏是宵來春氣暖。魂銷只在夢回時。
低鬟一笑一尋思。悄倚薰籠不自支。夜半春燈搖
綺夢。宵風露溼花枝。羞容生怕郎窺見。眉語應
防婢暗知。愁態憐渠猶未改。翠鈿半墜任斜欹。





第三回

紫驚鴻照水當道戲紅粧
氣橫江從天來俠女

柳安石正在沈吟不決。想著要把這幾箇先鋒隊放了罷。就得給還他們的鎗。給還了他們的鎗。還不趕緊他們吃了。這樣大虧。豈肯干休。一定要趕回去。同了大幫的同夥。來報仇自己。自然不怕他。只走了回去。就算了。就是這箇革命軍。雖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儘可以走得了。獨有這一家人家。是住在這裏的。一時叫他們走到那裏去。豈不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嗎。這樣一想。這幾箇畜生。委實是放不得。但是若竟把他們殺了。又覺得不妥當。就按著刑法說起來。

強。姦。未。遂。也。沒。有。死。罪。想。來。想。去。想。不。出。一。箇。妥。當。的。方。法。把。一。箇。足。智。多。謀。的。柳。安。石。竟。弄。得。左。右。爲。難。起。來。不。想。剛。在。這。般。時。候。陡。然。的。鎗。聲。一。響。一。箇。短。小。精。悍。的。先。鋒。隊。呼。的。跳。起。身。來。風。一。般。往。上。直。撲。革。命。軍。一。聲。阿。呀。條。的。倒。在。地。下。把。一。支。手。鎗。也。擲。在。一。旁。柳。安。石。見。了。不。由。的。大。吃。一。驚。明。知。不。好。趕。緊。一。伏。身。軀。側。身。一。縱。果。然。聽。見。第。二。聲。鎗。響。鎗。子。呼。的。已。經。從。頭。上。穿。過。去。柳。安。石。就。在。這。鎗。子。飛。過。的。當。兒。往。門。外。一。望。早。見。一。箇。清。軍。似。乎。是。什。長。的。服。式。手。裏。拿。著。一。支。五。響。手。鎗。正。要。走。進。來。方。纔。跳。起。身。來。的。清。軍。早。也。撲。到。柳。安。石。身。旁。更。有。跪。在。地。下。的。三。個。人。剛。剛。嚇。得。同。鬼。一。般。磕。頭。如。搗。蒜。此。刻。恰。一。聲。吶。喊。頓。時。加。了。十。倍。威。風。遊。著。全。身。氣。力。一。齊。在。地。上。跳。起。來。大。家。把。柳。安。石。同。革。命。軍。當。作。網。內。之。魚。阱。中。之。虎。好。像。可。以。手。到。拿。來。一。轉。眼。的。功。夫。只。聽。得。鎗。聲。又。響。一。箇。首。先。撲。上。去。的。清。軍。早。著。了。柳。安。石。一。腿。踢。得。他。一。箇。身。體。平。空。直。飛。起。來。往。外。拋。出。去。一。聲。阿。呀。還。沒。有。叫。完。一。顆。槍。子。已。經。從。他。腰。肋。裏。打。了。進。去。但。是。鎗。子。只。管。打。進。去。身。體。恰。依。舊。飛。過。來。奇。巧。不。巧。的。對。準。了。開。鎗。的。什。長。直。撞。過。去。

這一撞來得力猛勢沉，這什長如何禁得起？只把他撞得仰面朝天，一交跌倒。柳安石見清軍奮勇撲過來，那什長又把手鎗瞄準了他，待放他不耐煩，和他們細做就飛起一腿，把清軍踢得飛起來，對準什長飛過去，果然一鎗打過來，沒有打着別人，恰把自己弟兄的腰肋之間打了一箇對穿，連哼也沒有哼得出，容易的蹺了辮子，不算還把什長撞了一大交。柳安石飛身過去，兩手一拉，就把那三箇清兵一齊拉倒，就手一把把什長的手鎗搶了過來，又輕輕的攔腰一點，款地回過來，把三箇清軍也是每人一點，就把這四箇人點得一動不動，好像四箇木頭人一般。這纔走過去，把革命軍扶起來，見他右臂上中了一彈，血流不止。安石一擡頭，見門還開著，西裝男子同少婦躲在房門裏面，戰抖抖的偷看安石叫他們趕緊把大門關上，移過一箇石礮，緊緊頂著，扶著革命軍走到裏面，叫他脫了上衣，督看他的傷處，只見右手臂上一箇鎗子進去的創洞，不過指頂般大小，斜斜的在肩下穿了出去，穿出去的一箇創洞，恰比指頂大了一倍，還不止這地方，既沒有藥物，只好先將就裹起來，然後問他的姓名來歷，只見他咬牙忍痛的

答。道。我。是。香。山。周。英。石。請。問。先。生。貴。姓。今。天。幸。遇。先。生。救。了。我。還。救。了。他。們。一。家。
 想。來。也。是。同。志。了。柳。安。石。告。訴。了。他。姓。名。又。和。他。約。略。說。幾。句。自。己。的。宗。旨。周。英。
 石。忙。立。起。來。深。深。鞠。躬。道。我。們。同。志。之。中。欽。佩。柳。先。生。的。很。多。並。日。據。他。們。說。大。
 半。都。是。柳。先。生。的。學。生。我。只。說。柳。先。生。一。定。是。老。成。碩。望。的。名。士。那。裏。知。道。還。是。
 這。般。英。銳。的。青。年。柳。安。石。連。忙。答。禮。又。推。他。坐。下。又。問。西。裝。少。年。的。姓。名。西。裝。少。
 年。說。我。叫。陸。士。珍。這。是。賤。眷。李。若。瑛。今。天。不。是。兩。位。先。生。拔。刀。相。助。我。們。一。家。的。
 性。命。就。不。可。知。了。此。恩。此。德。斷。不。敢。忘。說。著。拉。著。李。若。瑛。走。過。來。雙。雙。拜。倒。朝。著。
 他。們。兩。箇。也。不。知。拜。了。多。少。拜。柳。安。石。連。忙。叫。他。們。起。來。道。這。是。人。類。所。應。該。做。
 的。事。何。須。拜。謝。現。在。閒。話。少。說。何。是。這。幾。箇。先。鋒。隊。一。箇。是。給。他。們。自。己。人。打。死。
 了。再。有。四。箇。此。刻。還。滾。作。一。堆。這。可。是。一。件。大。大。的。累。贅。事。我。們。雖。不。怕。你。們。怎。
 麼。樣。呢。陸。士。珍。夫。婦。聽。了。不。覺。重。又。脛。搭。搭。地。抖。起。來。周。英。石。護。著。手。臂。立。起。來。
 就。往。外。走。柳。安。石。問。他。作。什。麼。他。說。先。把。他。們。細。起。來。不。要。給。他。們。跑。了。又。是。亂。
 子。柳。安。石。笑。道。你。儘。管。放。心。他。們。還。有。十。二。箇。時。辰。的。好。睡。非。要。到。明。天。這。箇。時。

候纔能醒呢。周英石方纔重又坐下，看著李若瑛珠淚交流，一把拉著陸士珍道：「總是我這箇苦命人害了你，如今不如讓我尋一條死路，你快快的去逃生罷。」說著不覺放聲大哭。陸士珍聽了，就同刀攢肺腑，劍刺心肝，緊緊的拉著李若瑛道：「你不要說這樣話說了，更叫我難受。我們要死死在一起。」李若瑛哭道：「你死不得，你還有千斤重擔在你身上，你死了就是陸氏的罪人。」陸士珍顧不得有人在面前，一把抱著李若瑛也哭道：「這叫我怎麼樣呢？」兩箇人雙關抱住，哭得傷心。周英石也被他們哭得滾下淚來。柳安石忙忙搖手道：「你們不要怕，也不要哭，再哭恐怕又要引得這班畜生走進來了。」只這一句，就把陸士珍、李若瑛的哭嚇住了。嚇得一聲不響，只儘命的抽咽。柳安石道：「你們哭什麼怕什麼？哭一回子怕一回子，難道就可以算了不成？哭死怕死也不中用啊！既知道不中用，試問你哭他作什麼？怕他作什麼？天下的事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憑他再是場地驚天的大事，我也自有移山倒海的神通，沒有對付不了的事。只問你們預備怎麼樣？」就是李若瑛拭淚道：「我們那裏還有主意？只請柳先生、周先生和我們出箇主意救救。」

我們罷柳安石略一躊躇道這箇地方你們可是住不得了趕快遷地爲良罷陸士珍呆了一呆道我們的祖居墳墓都在這裏況且我是靠著幾處官立私立的小學教習餬口如今跑到別處去上無片瓦下無立錐這怎麼樣呢柳安石慨然道如今事已如此且逃命要緊不問怎麼樣先把命逃出來再說別的你連性命都沒有了別的還有什麼你們只自己想想有什麼親戚朋友可以投奔的沒有明天起天亮就要動身遲了就怕走不脫一切行李器具也只好不帶只帶些隨身衣服盤費就是了陸士珍和李若瑛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呆了一回李若瑛說如今沒奈何只好到我爹爹那裏去躲一躲的了陸士珍搖頭道他向來膽小得很又最不喜歡的是我剪了頭髮改著西裝他如何肯耽著血海般干係收留我們周英石聽了半天忽問你們令岳家裏在什麼地方陸士珍道在汕頭鄉裏周英石道這裏離城二十里白雲灣那邊有我的箇朋友在那裏他和我。是。生。死。之。交。我。現。在。革。命。失。敗。也。正。要。去。投。奔。他。你。們。何。不。和。我。一。同。去。且。有。了。箇。安。身。的。所。在。再。說。別。的。李。若。瑛。看。著。陸。士。珍。大。家。答。應。不。出。柳。安。石。已。經。期。

白他們的意見就說你們不敢答應想來爲他是革命黨所以不敢和他一路走。不過你們現在已經犯了偌大的革命嫌疑饒你渾身是口也是分辨不清的。不如依了他的主意暫時在鄉裏躲一躲罷好在相離不遠如若幸而無事你們依然可以回來豈不甚好陸士珍想了一想也只好如此就忙忙的打疊些細軟東西和隨身衣服好容易等到五更時候外面鎗炮之聲已經停止街上只是靜悄悄的只聽見一隊隊的兵在門外走過去陸士珍夫妻兩箇提心弔膽的一箇屁也不敢放周英石抱著一隻手臂痛得咬著牙齒也不敢哼依著柳安石還想要回去陸士珍夫婦如何肯放柳安石回心一想如今夜靜更深撞著了那班巡查隊煞是嚇索性候天亮之後再走也還不遲就只好候著走到院子裏去看。看正是月盡天氣雲陰月黑星都閃得陰沉沉的只有遠處幾條兵輪上的探海燈七橫八豎一閃一閃的耀著一會兒雞聲三唱紅日東升柳安石方纔走進來看著那幾箇清兵同死豬一般滾在一起那死的一箇更睜著眼咨著牙口鼻裏流出血來形狀十分難看陸士珍同李若瑛已經收拾好了東西同著出來又對

著。柳。安。石。插。燭。也。似。磕。下。頭。去。柳。安。石。急。得。連。連。揮。手。道。走。罷。走。罷。兩。人。拜。罷。起。來。周。英。石。也。和。柳。安。石。殷。勤。握。別。李。若。瑛。在。各。處。看。了。一。看。不。由。得。掉。下。淚。來。嗚。咽。著。道。我。不。想。在。這。裏。住。了。七。八。年。今。天。生。生。的。給。這。班。畜。生。趕。走。了。我。好。恨。啊。柳。安。石。聽。他。說。得。悽。涼。也。嘆。一。口。氣。道。咳。所。以。我。反。對。武。力。革。命。這。種。事。情。無。論。革。命。的。成。功。不。成。功。在。過。渡。時。代。總。是。免。不。了。的。這。也。是。同。胞。們。的。犧。牲。啊。周。英。石。聽。了。也。不。覺。慄。然。動。色。柳。安。石。輕。輕。出。去。拉。開。大。門。看。一。看。恰。沒。有。人。連。忙。叫。他。們。走。罷。這。裏。有。我。呢。周。英。石。不。敢。怠。慢。一。步。就。跨。出。門。去。李。若。瑛。一。步。兩。回。頭。的。依。依。不。舍。沒。奈。何。也。同。著。陸。士。珍。走。出。大。門。眼。看。著。柳。安。石。把。兩。扇。大。門。碰。的。關。上。李。若。瑛。低。頭。嘆。了。一。口。氣。三。箇。人。一。路。同。行。路。上。雖。然。也。遇。著。幾。隊。巡。查。兵。幸。而。還。沒。有。盤。詰。只。看。了。他。們。幾。眼。就。過。去。了。李。若。瑛。本。是。天。足。廣。東。的。大。家。閩。秀。又。每。有。不。坐。轎。子。在。街。上。走。的。所。以。倒。也。沒。有。人。疑。心。他。們。一。路。提。心。弔。膽。的。出。了。靖。海。門。在。江。邊。雇。了。一。隻。小。艇。搖。到。白。雲。灣。這。箇。地。方。雖。然。離。廣。州。城。不。過。三。十。里。路。恰。完。全。變。了。鄉。村。化。的。形。式。背。山。面。水。綠。樹。清。波。岸。旁。還。開。著。無。數。野。

花紅黃紫白的臨風搖曳婀娜生姿恰叫不出他的名色來岸上更有許多高高低低的村舍疊嶂爲牆擷茅當瓦在那大榕樹裏垂柳陰中三三兩兩的透露出那一片綠陰之中又遠遠的透出幾樹桃花萬綠叢中數點紅這一種幽閒的景物竟像塵飛不到一般不是紅塵中人所可以領略得到的周英石革命失敗既懷憂國之思陸士珍李若瑛離亂逃生新抱無家之痛大家各有各的心事上船後都悶悶的坐著想著那來日的艱難越發靜悄悄的一言不發雖然有這般好景當前他們三箇人都好像沒有看見小艇子走了一回就拐了一個灣河面依然廣闊兩岸的樹木恰格外的多了小艇從樹陰裏穿過去綠陰裏漏出一絲兩縷的日光來映得滿船裏都是碧沈沈的周英石立起來指著前面一簇人家道這裏到了陸士珍們也立起來依著他手指的方向看時只見前面一簇樹林擁著許多屋宇周英石指揮艇家妹（艇家妹是小艇的船娘年老的叫艇家婆年稚的就叫艇家妹）搖到那一面去歇下船來付了船錢三箇人一同登岸一行行走著耳朵裏聽得嗚嗚幾響恰是汽油船放汽的聲音又見岸旁有一根旗桿

上面高。高的。扯。著。一。面。旗。旗。上。的。字。寫。些。什。麼。這。時。候。春。風。正。緊。吹。得。那。一。面。旗。豁。喇。喇。的。翻。飛。箇。不。住。看。不。清。楚。旗。下。有。幾。間。矮。屋。岸。邊。還。靠。著。一。號。小。舢。板。炮。船。有。幾。箇。炮。船。上。的。老。將。正。坐。在。船。頭。上。眼。睛。骨。碌。骨。碌。的。四。面。巡。哨。矮。屋。裏。有。兩。箇。人。立。在。岸。邊。有。一。搭。沒。一。搭。的。和。老。將。攀。談。李。若。瑛。是。被。蛇。咬。過。了。一。口。見。了。繩。子。也。怕。的。看。看。這。幾。箇。老。將。身。上。威。風。凜。凜。的。號。褂。子。心。上。已。經。在。那。裏。撲。通。撲。通。的。跳。又。看。了。矮。屋。外。面。挂。的。兩。扇。虎。頭。牌。越。發。心。中。害。怕。更。兼。這。幾。箇。船。上。岸。上。的。人。都。一。眼。不。雲。的。釘。著。看。他。脚。底。下。就。由。不。得。越。越。不。進。臉。上。已。經。紅。了。陸。士。珍。也。是。嚇。破。了。膽。的。人。看。了。這。般。情。形。心。上。也。十。二。分。的。志。忑。周。英。石。縱。然。膽。大。恰。不。慚。不。恥。的。同。著。他。們。兩。箇。在。一。起。也。有。些。不。得。主。意。起。來。但。是。已。經。走。到。面。前。決。沒。有。退。回。去。的。理。只。好。慢。慢。的。走。過。來。三。箇。人。不。是。別。過。了。頭。就。是。把。頭。低。著。一。步。步。的。想。要。挨。過。去。只。聽。炮。船。上。的。老。將。道。咦。這。不。是。剪。了。辮。子。的。革。命。黨。麼。今。天。一。早。有。人。傳。說。一。班。洋。學。堂。裏。剪。掉。頭。髮。著。番。鬼。佬。衣。服。的。都。是。革。命。黨。他。們。兩。箇。人。都。沒。有。辮。子。不。是。革。命。黨。是。什。麼。不。要。放。他。們。走。得。好。好。的。

盤問盤問他們就喝一聲站著不要走三箇人沒奈何走又走不掉只得立定了。脚道我們是走路的還有要緊的事呢老將一面說著一面縱上岸來就有幾箇一般的老將也跟著縱上來一箇留有鬍子滿面煙色的老將就問道你們是從那裏來的要到那裏去姓什麼做什麼行業說明白了放你們走周英石按定心神答道我姓周又指著陸士珍夫婦道他姓陸是我的妹夫這是我的妹子我們都是住在城裏的現在因爲城裏革命黨起事鬧慌慌的亂得很所以到鄉裏來住幾天老將說你們做什麼行業的周英石還沒有開口陸士珍接著說道我們兩箇都是當教習的老將一眼看定了李若瑛笑嘻嘻的道這箇女人是你的什麼人是他的什麼人陸士珍說這是我內人是他的令妹老將走到李若瑛面前上上下下的看看得李若瑛臉上格外紅起來把一箇頭直低到胸膛上去周英石看了已經心上禁不住燄騰騰的怒火直冲無奈在這緊要關頭又不敢發作只得拉著陸士珍道我們走啊老將一聽一箇走字登時睜開一雙狗眼瞅著他哼了一聲道走嗎那有這般容易你說往鄉裏去究竟是那一處鄉裏你投奔

的。是。鄉。裏。那。一。家。說。明。白。了。再。走。周。英。石。只。得。按。定。怒。氣。道。我。們。投。奔。的。正。是。：。前。面。伍。家。老。將。道。這。姓。伍。的。叫。什。麼。名。字。周。英。石。頓。了。一。頓。道。就。是。伍。少。華。家。老。將。阿。呀。了。一。聲。復。又。打。量。了。周。英。石。一。回。道。你。既。是。投。奔。伍。家。的。你。們。爲。什。麼。要。剪。辮。改。裝。是。革。命。黨。纔。要。剪。辮。子。你。們。兩。箇。難。道。也。做。了。革。命。黨。嗎。周。英。石。聽。了。雖。然。當。心。著。了。一。拳。臉。上。恰。若。無。其。事。的。道。笑。話。笑。話。剪。髮。改。裝。是。各。人。的。自。由。政。府。並。不。禁。止。的。現。在。北。京。的。官。還。有。許。多。剪。髮。著。西。裝。的。呢。難。道。你。也。說。他。是。革。命。黨。不。成。老。將。聽。了。一。時。回。答。不。出。又。問。陸。士。珍。是。不。是。革。命。黨。陸。士。珍。已。嚇。得。臉。上。有。些。青。森。森。的。舌。頭。又。不。替。他。掙。氣。勉。強。掙。出。一。句。道。不。不。不。的。這。一。下。子。不。打。緊。一。班。老。將。都。有。些。疑。心。起。來。那。一。箇。問。話。的。老。將。拈。著。幾。根。鼠。鬚。道。不。對。啊。你。好。好。的。說。話。怎。麼。打。起。戰。來。陸。士。珍。越。發。急。了。道。我。我。沒。沒。沒。有。打。戰。周。英。石。急。得。暗。中。躁。脚。只。得。搶。過。來。道。我。這。妹。夫。是。有。口。吃。毛。病。的。老。將。頓。時。換。了。一。副。嚴。重。的。神。態。出。來。喝。一。聲。不。用。你。開。口。我。問。他。不。與。你。相。干。一。面。恰。又。換。了。一。副。賊。忒。嘻。嘻。的。面。孔。對。著。李。若。瑛。道。他。是。你。的。丈。夫。他。到。底。是。不。是。革。命。

黨快快的說李若瑛這箇時候恨不得長出一百張嘴來分辯連連的搖頭擺手說不是不是老將笑道真的不是嗎李若瑛說實在不是老將道既然不是也罷了我們要搜一搜陸士珍夫婦聽說要搜心上倒放定了周英石的手鎗是早已丟在陸家的了炸彈是放完了此刻渾身上沒有犯禁的東西也就坦然憑他們去搜周英石本來沒有行李陸士珍夫婦帶的兩箇包裹也沒有什麼違禁的東西搜過東西再搜身上一箇老將把周英石的衣服一扯周英石右臂上中了一鎗正痛得慌如何禁得起他這一拉不覺阿呀一聲顏色大變接著老將見了他襯衣上一團血跡又是兩箇破洞忙問這是什麼周英石只好說昨天革命黨起事時中的流彈不是爲著中了這一彈我此刻還好好的住在省城裏誰願意躲到鄉裏來說著幾箇老將已經把他襯衣卸去解下綳布露出右臂擁著周英石到有鬍鬚的老將面前立定想來這有鬍鬚的就是舢板上的哨官他覷著眼看了一看道你說話不對一定是革命黨給我帶著送到統領那裏去這箇女的不同革命黨在一起包管也不是好人你們給我細細的搜一班老將轟然答應就有

兩箇人搶過來一邊一箇把李若瑛的膀子高高架起哨官走近身來就要動手解李若瑛的衣服李若瑛急得高叫道讓我自己來解說著那哨官的一雙手已經伸到胸前周英石看了這般情狀不由得怒髮冲冠連性命也不顧了趁著一班老將都圍著李若瑛全神貫注的看他周英石搶過來起左手用盡平生之力把哨官一拉拉得他一箇身體直歪過去撲的就是一交周英石跳過一步一脚踏定了哨官的胸腹大叫道你們那一箇敢上來的我就一脚把他踹死一班老將看著他這般風勢一箇也不敢上來只齊聲嚷道有話好說你先把我們老爺放起來周英石道你們也知道有話好說嗎你們這班東西吃了國家的錢糧不做一些好事還要無事生風調戲良家婦女還當了得這箇哨官本是箇鴉片煙鬼胸腹之間被他一腳踏定踏得來其痛非常也顧不得體統只哼哼的求道周老爺周大人我瞎了眼睛觸犯了只求你高擡貴脚饒了我的狗命罷周英石雖然一時性發把他踏在脚下想一想究竟不好放了他起來既不妥當弄死他更不妥當自己一條性命還不打緊還帶著陸士珍夫妻一對一箇不小心連他

們也糟了。這可怎麼處呢？想著就問哨官：「你這條狗命到底還要不要？哨官忙說：『怎麼不要？只求周大人饒命。』周英石道：『既然你還要這條狗命，從此不許你再搜查革命黨，也不許你根究我們的去處，依得嗎？』哨官沒口子的答應，依得。周英石道：「叫他們一齊退得遠……」周英石纔說到這一箇遠字，腦背後聽的一聲，一塊石頭倏地飛來，不歪不斜的，在周英石後腦杓子上打了一箇，著打了一箇大洞。登時跌倒在地，動彈不得。那血和潮水般谷都直湧出來。哨官見周英石已經給他部下打倒，方纔扒起身來，抖一抖衣服道：「好厲害的革命黨，你們把他三箇一齊細起來。周英石雖然腦袋上受了重傷，命在垂危，心上也還明白聽得要。把他們一齊細起，勉強厲聲道：『他們不是革命黨，你不要連累好人。』哨官喝道：『你自身難保，還要替別人說話，喝令快把他們押上船去。我們即刻開船到統領那裏去請功領賞。』這班老將興興頭頭的一聲答應，兩箇捉一箇，拖豬拖狗般來捉。陸士珍同李若瑛、李若瑛和陸士珍兩箇見不是頭緊緊的抱作一團，扭成一起，放聲大哭，叫起極天冤枉來，憑著他們用力拖扯，只哭著扭著，兩箇人在地上亂。」

滾再也分拆不開哨官得意揚揚的站在船頭上吶喝道怎麼你們這點事都辦不來只把他們扛上來就是了這還跑得了嗎正吶喝著陡然水面上一道光華直滾過來滾到舢板船上大家也沒有看清是什麼東西只聽得撲通一響哨官已經跌下水去接著只一道光華飛上岸來一連撲通撲通的幾響岸上的五六箇老將也都一箇箇跌到水裏去了不知這一道光華是什麼東西且待下回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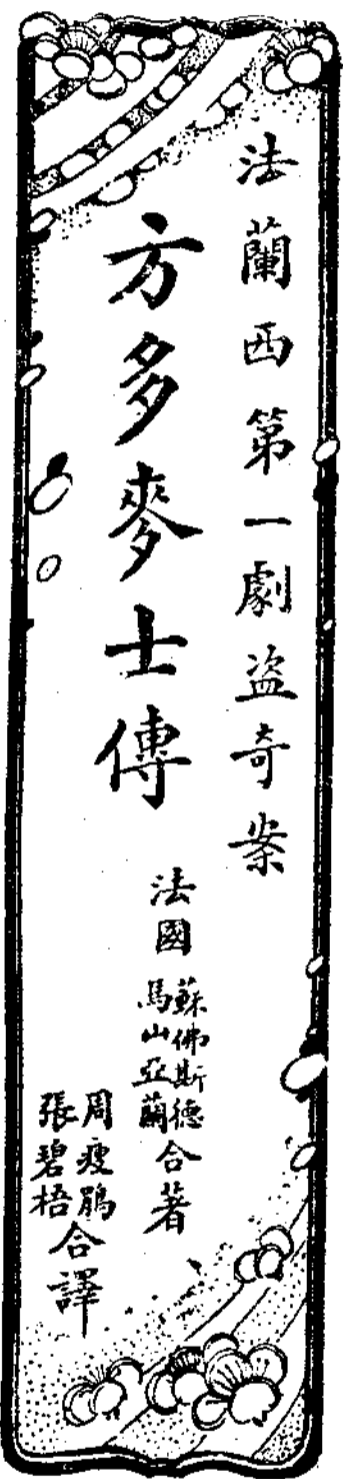
雜 談 一 束

逸 · 梅 ·

日前赴蘇。於站次觀碧波。蓋亦因事返里者。時上行車已先到。停駛以待交車。負販者流。競戴餅餌煙捲。以就臆竇求售。碧波謂予曰。如此情狀。大類死一百足之蟲。而羣蟻附集嘍齧也。予連呼妙妙。

某客裔鬼謂其家一紙扇。傳五代而不稍損。或詢其用法。客裔鬼曰。當炎暑時。出扇鋪之於案。以首對之播動生風耳。

歐西諸邦。文化發達已極。據調查所得。平均每人讀六種以上之刊物。每一雜誌或單本出版。書邊不待截齊。早已付肆應售。我國之出版物。供過於求。儘可從容裝置。然一味盲從。故留毛邊。不加截切。使人執卷。多一割割之勞。終非予之所取也。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 蘇佛斯德合著
馬山亞蘭

周瘦鵬合譯
張碧梧

第十三回

頭緒萬端 生滯祕奧
柔情千縷 環境艱難

艾廷尼在前不多幾箇月裏在歐楷路庇利爾廣場附近新買了一所房屋便居住在寓中此刻他正坐在吸煙室裏和巴佩一壁吸煙一壁閒談巴佩是他的老朋友卻也是和他向有往來的銀行家他們談話的目的是在討論些新近發明的事業艾廷尼的意見和巴佩大不相同所以二人便引起了劇烈的辯論二人的口才都很犀利辯論一經開始便滔滔不斷似乎沒有終止的時候了

「和你說實在話罷我親愛的老友」艾廷尼後來這樣說「這許多事業都不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因為我早就從事於一種很大的企業……你聽了這話也許要不贊成要說我從事於這一種企業彷彿是自家有意把金錢埋伏到污泥中我原曉得經營種植橡樹是一種很危險的事情這箇你當然也知道的不過自從汽車輪胎暢行以來這種種植橡樹的實業委實有驚人的發達這又是很明顯

的事實啊。而且據我的預料，火車頭的新計劃一旦實行了，橡樹的銷路必將大大的激增。橡樹的市場必有空前的熱鬧。這一層現在還沒有人能料想到。我既料想到了，自當亟亟從事於此。怎可白白的失掉機會呢？你瞧我這一種手段，你還能說我是懦夫。還能說我拿着錢去冒險嗎？」艾廷尼的年齡本已老大，說這話時的神態又非常的懇摯，彷彿有一種無上的力量從他胸中發射出來。於是巴佩便被他所克服了。巴佩聽他說到這裏，不由得連連的點了幾點頭。艾廷尼接著又道：「老實和你說罷，凡是沒有直接經驗的事情，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是我說句大話，論到我的財產數目，不可說是不少。不過天下事是難以逆料的。尤其是商業上的成敗，我倘然自恃錢多，糊裏糊塗的去經營，那些我所不懂的商業，萬一商業發生了變動，解救無方，勢必塌倒。

下來。那時候金錢固然喪失了，便是我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將因此感受著很大的影響。這不能說我是膽怯，正是我心靈明瞭的地方啊。」

「這番議論是很正確的。」巴佩露著熱望的神情這樣說。艾廷尼聽著我，因為是和你向有往來的銀行你的事情，我也該負擔著某種限度的責任。倘然不是為著這一層關係，我就用不著遲疑。早就把我的一種計劃在你面前披露。這計劃在我的腦海中已足足縈迴了一兩年之久了。」

「你自己的的一種計劃嗎？巴佩。」艾廷尼問。你怎麼從未在我面前說起過？我想我們總算是要好的朋友，豈得上無話不談的交情呀？」

艾廷尼這幾句話很是鋒利，很使得巴佩受著激動。但同時又鼓起了他的勇氣，他便再往下說：「我這計劃委實是良好的，我所以遲疑著不會。

告訴你的原因方纔我已說過我想你總能原諒我罷究竟是甚麼計劃呢我想把我現在所有的船隻一古腦兒賣去便拿這賣出的錢來增加我銀行的資本再把現在的行屋拆掉另外建築一座真正做大生意的房舍……這計劃道你可好嗎？」

「哦……哦」艾廷尼說他說話的神情好似一半是對著巴佩一半卻是對他自己說「好的你這計劃不能算錯巴佩很難爲了你但是你倘要和我商量要我拿出些錢來幫助你這計劃的成功我雖未嘗不可答應你但你最好把所有的辦法一齊拿來給我瞧瞧讓我先確實明白當中的情形若祇是憑你一句口頭的空話你莫見怪我不能夠充分的信任我方纔不是說過嗎凡是我不懂得的我決不肯做的呀」

他們二人便把談話集中到這一點一壁討論艾

廷尼一壁用筆記錄下來又擬出好多條提議這樣足足討論半箇多小時卻終於沒有得到一些結果後來艾廷尼放下了筆擡頭望著巴佩

「我向來贊成美國的積極方法巴佩你的這種計劃大體上我是很以爲然的不過我往常并未和你合過股份經營商業那我就不得不鄭重一些你這計劃倘能能夠通行無阻我自可加入一些股份否則我是不願冒險參加的你的心裏的意思我原也知道」他說到這裏瞧見巴佩露出驚異的神情便笑著再說道「我的財產你是向來曉得的如今你見我可以拿出一百萬鎊加入你的股份你一定覺得希奇有些遲疑其實關於這一點你儘可放心我所以這樣說正因爲我可以拿出這許多錢呀」巴佩把兩道眉毛連連的擠動艾廷尼接著又道「我老實和你說在最近的一兩年當中我的時運很好

我曾經做過好多次投機生意而每次獲利又買了好多次彩票又幾乎次次得中我的資財便大大的增加起來」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又道「我想大凡一箇人縱然有時交了惡運但這惡運終有脫身的一日絕不會無論幹甚麼事事都是失敗的手裏既經有了錢還有甚麼事辦不到呢雖然金錢的力量不能夠治愈一箇人心上的創痕」

巴佩聽了艾廷尼這番話默不作答把身體蜷縮在坐椅中他的種種的悲苦的回憶都湧上他的心頭但艾廷尼停頓了片刻便又大逞談鋒

「巴佩方纔我已說過我原可贊同你的計劃不過你要曉得我一經入股不祇是一箇善睡的小伙伴這箇和你是否相宜呢我當然不會要你拋棄你的權利卻要向你說明一聲關於你的行屋建築的設計必得讓我完全清晰的明瞭」

「這當中原沒有要瞞過你的秘密我親愛的老友啊我親愛的伙伴——倘然我可以這樣稱呼你」巴佩站起身這樣的說

巴佩掉頭瞧瞧壁爐架上彷彿要在架上尋覓一座時鐘似的艾廷尼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從衣袋中掏出時表

「已是十一點二十分鐘了巴佩這時候你一定覺得很遲了你請回去罷」他明知巴佩還有許多話要說便故意這樣說打斷他的話頭「我很希望你早些走開這裏我親愛的朋友因為今天夜裏我不會再像往常那般寂寞我已有了了一箇年紀很輕而很可愛的同伴我對於伊是有非常密切的情感所以此刻我要陪伴伊去了」

艾廷尼隨即送他這位朋友到客堂的門首一直等到這位朋友的汽車的行動聲已隱沒在遠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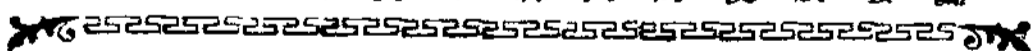
空氣中這纔攪轉身走過客堂並不回往吸煙室卻往和吸煙室相連的一間會客室走去走到了會客室的門口便站定脚把兩道眼光直射入室中彷彿是要和那年輕可愛的同伴的眼光相接觸著

一盞加著燈罩的電燈所射出的光正射在史麗絲的俯著的頭上鵝蛋形的臉上和苗條的身體上原來伊正伏身在桌上看書現在伊已從童年時代進到少婦的時代中祇因為愁苦的侵襲便使得伊天生的神態變得冷酷一些可是伊的面貌仍是十分俊美伊用伊的長而細嫩的手指緩緩而有節拍的翻動書本的張頁伊忽聽得室門外有脚步声音忙擡頭瞧看見是艾廷尼來了便推開書本站起身迎上前去很懇摯的和他握了手

「我料定要多多的打擾你叫你深夜未能安睡」伊很抱歉的說「但是我定要等候魏普萊男爵

夫人伊是常常遲來的」

自從波柔別墅中的那齣慘劇發生之後凡是蘭倫夫人的朋友們都因而增進了密切在這慘劇發生之前艾廷尼和魏普萊夫人原非熟識現在卻成了密切的朋友魏普萊夫人自從蘭倫夫人死後便很當心的照料著史麗絲等到後來蘭倫夫人家的家族會議決請魏普萊夫人做史麗絲的保護人於是伊照料史麗絲便格外仔細起初伊把史麗絲安頓在桂蕾井和史麗絲同居好讓史麗絲過著十分舒適的生活伊所以這樣的熱心一半是可憐史麗絲的悲苦一半是因為伊自己也很受這慘劇的衝動覺得中心非常的苦悶藉著替史麗絲做伴自家也可把苦悶消釋掉一些伊在事實上簡直可以算是史麗絲的保姆又可算是史麗絲的長姊了但是若干星期過去之後這種沉寂的生活伊究竟過



不慣便帶著史麗絲重行來到巴黎在安葛萊路上租了一所小屋居住在初來的當兒伊拿定主意不到外邊去走動縱要出去也除非是不得已的應酬但是伊和人家酬應了一次便不免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又不免有第三次這樣過了不幾時候伊出外的時候逐漸增多起來往往一出去好幾箇小時卻把史麗絲留在家中

好在有箇艾廷尼可以調遣他這時湊巧也住在巴黎魏普萊夫人每逢到外間宴會時便把史麗絲交給艾廷尼託他照料因此史麗絲和這位老人艾廷尼便十分的親密起來而且他們二人的心中都懷著深沈的隱痛便越發談得投機大有同病相憐之概了

艾廷尼此刻聽了史麗絲的話便答道
「你不必覺得抱歉因為睡遲了一些你要曉得

我瞧見了你是何等樣的快活啊我願意這所房屋正是你的」

史麗絲朝這室的四周望了一會室中的景況伊已是很熟悉了忽的伊觸動了一種感覺便張開一臂抱住艾廷尼的頭頂又把伊的頭枕在他的肩膀上

「我很喜歡和你居住在一起艾廷尼先生」

艾廷尼用怪異的眼光望了史麗絲嘴唇連連的顫動卻並不發聲彷彿他有許多話要說卻又強忍着不說出來這樣過了半晌他的神態已寧定了便緩緩的推開伊的熱情的擁抱把伊安放在一張沙發上他自己也就坐在伊的身旁

「有一件事我不想則已想到了便覺心中難受」他說「我早就想把你接到我的家裏和我一同居住有你那裏有你這張可愛的臉上所放出的光輝照耀着我必能給我一種莫大的快慰足

以打破我的枯寂的生活。但是我的這種願望終於成爲虛渺的夢。我們既是生活在這箇世界上，這箇世界又怎能容許一箇像你這樣的少女住在——一箇孤獨的男子的家中呢？」

「爲甚麼不能呢？」史麗絲驚訝的問。「爲甚麼不能論到你的年齡委實可做我的父親了？」

艾廷尼聽了這話露出畏縮的神情。

「哦。」他說。「你切莫忘記——史麗絲我不是你的父親，卻是他的……他的父親，他是——」他剛說到這裏，史麗絲的一隻綿軟的手已按住他的嘴，不許他再往下說。

史麗絲掉轉話頭談起關於她自己將來的事情。「在我們離開桂蓄的時候。」伊說。「包納德先生曾對我說：『你必能把關於我的事情告訴我一些。不過我也曉得我的財產是并不怎樣豐富的。』」

史麗絲這話果然不錯。在蘭倫夫人遇害之後，這纔發覺伊所有的財產并不怎樣豐富。像一般人所預料的，所有田地都已抵押出去。當時包納德和艾廷尼對於是否由史麗絲爲波柔別墅的總承人會經過很長而激烈的辯論。因爲史麗絲倘繼承了波柔別墅所得到的遺產也許還不夠抵償蘭倫夫人生前的債務。那不是反害苦了史麗絲嗎？後來因爲名分所在，不得不由史麗絲繼承了。

艾廷尼聽史麗絲說起財產的事，便不由得露出苦悶的神情。但史麗絲畢竟年輕，人生的經驗還大的缺乏，所以並未覺察。

「哦，我並不是那種富於倚賴性的人。」伊說。「我那可憐的祖母生時會常常給我懇切而勤苦工作的榜樣。我便也養成了強大的勇氣。我也可以努力工作的。我或許能夠充當一位女子教師嗎？」



艾廷尼沈吟的望着伊。

「我可愛的孩子我曉得你是非常勇敢而忠實的。我是十分的信任你。我早就揣想到你將來的事。情當然總有這麼一天。有一位貌美而多金的少年前來和你結婚——哦是的。他要來的。你不久便可見到的。但是在目前的時間中。你必須要尋覓一箇職業。我又想到你那波柔別墅。有沒有出租的必要。或者索性賣掉。不過無論如何。你總不能長久的和魏普萊夫人同居呀。」

「這當然是不能的。我也已想到了。」史麗絲說。

「這一層是最使我煩悶的。」
「你說你可以充當一位女教師。這意思原不算錯。不過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一箇家庭裏充當一位女教師。委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而且你對於普通的教科。又未曾有過深切的工夫。所以我覺得

你去充當女教師。並不是十分適宜的事。我到有一箇主見。在此在許多年之前。我有過一位非常好的女朋友。伊是生長在最良好的英國社會中的。伊便是貝薩夫人。你也許會聽見我說起過伊的。史麗絲瞪起兩隻驚異的眼睛。艾廷尼再往下說道：「幾箇月前。貝薩夫人的丈夫。在很奇怪的狀況中。送掉了性命。自從那時候起。伊便越發和我要好。親熱得。遠甚過從前。伊既擁有絕大的家財。心地又十分慈善。伊會常常託我要我替伊管理伊的財產。現在我常聽見伊和幾位英國少婦。居住在一起。伊們並不是伊的伙伴。卻是……我怎樣稱呼伊們纔好呢。喚做書記罷。你可懂得這當中的分別嗎。伊待遇伊們和朋友。或親戚們。一般無二。伊們原都是上流社會中人。其中有幾位。還是英國貴族的女兒。我倘去和貝薩夫人說一句。伊定可允許你加入伊們的小





面○前○又○道○「伊○定○能○了○解○你○的○」
 「親○愛○的○艾○廷○尼○先○生○啊○」史○麗○絲○嗚○喃○的○說○伊
 一○樣○我○可○愛○的○孩○子○啊○「他○俯○着○身○體○湊○到○史○麗○絲
 的○前○途○因○為○伊○也○曾○遭○遇○過○人○生○極○悲○傷○的○事○和○你
 並○可○料○定○你○和○伊○定○能○相○處○台○宜○伊○又○定○能○關○心○你
 團○體○那○末○我○敢○說○你○便○到○了○最○優○異○的○境○界○中○了○我



分○明○已○很○受○激○動○了○「就○這○樣○辦○好○了○請○你○就○去○向
 貝○薩○夫○人○說○我○是○很○快○活○的○」
 史○麗○絲○未○及○把○要○說○的○話○一○齊○說○出○來○前○門○上○的
 電○鈴○忽○的○繁○急○的○響○起○來○艾○廷○尼○聽○見○了○便○站○起○身
 向○外○室○走○去
 他○說○「這○一○定○是○和○善○的○魏○普○萊○夫○人○回○來○了○」



笑話二則

梅 逸

甲與乙俱執業人壽保險公司。各誇其公司賠款之迅速。甲曰。某保戶攜其憑單歸。忽攫急病而死。敝公司立付款賠償。距保險簽字。祇一小時。亦云速矣。乙曰。貴公司信用固佳。迅速則猶未也。一次。某保戶在敝公司五樓憑窗下矚。不料偶一失誤。竟自臆口下墮。敝公司知保戶性命已殆。立備賠款。候於四樓窗前。保戶下墮而過。尙及納於其懷也。

某甲卒業國內大學。忽發奇想留學至土耳其。土耳其人引爲異事。因華人往彼邦者。絕無僅有也。夜間入睡。忽覺有人按之而察視其足。蓋土耳其人素聞華人有纏足之陋習。然又未悉纏足之僅限於內地頑舊之女子。欲乘某甲入睡。一覘其究竟也。



初戀

彭素華女士

- 初戀……彭素華女士
- 賣絃遺響錄……移風女士
- 家庭教育之一助……松崖女士
- 小小小說……月友女士
- 處世漫談……韻秋女士
- 環境……翠貞女士
- 兩封短信……冰梅女士
- 情場失意的分量……麗霞女士

【一】



這天是星期日吧

，校內的同學，差不多都不見了。一室中寂然無聲，顯

影蕭條，頓時充滿了慘淡的現象；孤客他鄉的伊——碧

英——獨自伏念著，當然免不了異鄉的孤寂！

在這靜寂的天空的校舍裏

，伊看了一會書，但是，書中的內容，一點也不知道，

伊感覺得十分無聊！

婦女之樂園

一年前深刻而永不能忘的印象，如怒潮般湧在騷的心田上：——

——淡淡的天空，幾片流雲飄著；繁星滿佈；一輪皎潔的月兒，掛在樹梢；由深綠的葉叢中，隱隱的射上地面；晚風拂過柳梢，柳絲在空中輕舞著；這是多麼明淨的月夜呵！

伊和伊的朋友——王君——正散步江邊；浩蕩的江水，滔滔向東流去！一切景物，都已籠罩一層薄的夜色。伊想：生命也好像一條大

河，人生就是水上的泡沫，一刻也不停的向老死的地方走去！……伊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王君拉伊的手說：

——「這是我的朋友——碧英君。」

「這是我的堂弟。」王君指著離伊不遠的一位秀麗的青年說。

「呵！王君！就是你時常講的他——泊舟——嗎？我多久聽見這人的名字，但是，今天真幸運得很！——能夠和伊相見。……嘻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碧英顯

著一種得意的神情，眉飛色舞的說。伊的心靈中不知爲什麼呈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分外的喜悅！呵！愛的神秘！

他們信步江干，他說他最愛獨自在月下散步，或獨遊名勝，由他的談話中，可知二道他的心中蘊藏著無限的苦痛和悲哀！……夜深了，他們才各自道別。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慘淡的月光，射入一間陳設精緻的房間；碧英坐在沙發上

婦女之樂園

，手支著頤，由伊眼光中看來，可知伊一定在思索著什麼事。伊想：

——他——泊舟——我從

王君平常的談話中，知道他爲人溫柔而真摯；性情很近藝術，曾在上海美專讀過二年，學得一手好畫，文藝還可以；我也曾看過他的圖畫和作品。雖然比不上美術家和文藝家，但將我們來比較，那真可說天壤之別了。我最歡喜讀他的小說和詩歌。我十分的欽佩他，敬愛他。真奇怪！他在我的心上，

刻上了很深的印象。

伊不停的想著，無情的睡神，將伊帶入朦朧的黑甜鄉去了。

他們差不多每天都相會，暢談。他們倆的中間，彼此有了相當的了解。因此，他倆的情感，便一天激增一天。

【二】

一天下午，他倆約定到湘江去泛舟，他帶了一枝簫，他也攜了一本愛讀的詩集；他們因爲時候還早，便上江

畔擇一箇幽靜的地方——這裏除卻他們以外，沒有人能夠找到。

「呵！碧英！你看！桃花是怎樣的鮮豔；綠嫩的柳條兒，是怎樣的嬌娜可愛；黃鶯兒在枝頭唱着快樂之歌，似乎頌揚著我們；呵！呵！一切景物，都好像爲我們而設。碧英我的心兒是怎樣的快樂！有不可言喻的快樂！你呢！我的……」泊舟對著景物，緊握著碧英的手含著微笑對伊說。

「是的呀！你看那青蔥的

綠樹，映著輕暖的陽光，在萬綠叢中閃動，真好看極了。還有那一羣羣的鳥兒，被

時候，更加要分外的悲痛！但是他仍用溫柔的語調去安慰伊。

落時，更成咳不絕的叫著，伊靜靜地凝視著他悽涼的神情，再也忍不住了，壓珠般的熱淚，早已透濕了伊的衣襟；他倆彼此靜默地偎抱著；那悲哀的一幕，真令人有說不出的難堪！

人家趕著，噉噉唧唧的在空中飛鳴，怪好聽哪！泊舟——

「碧英！我們總不至於分離吧！萬一……唉！我們也要同在一塊兒。總之，我們要永遠在一塊兒。」他說完

西天上湧出了半規皓月，江山都變了一番新氣象；沿岸柳影憧憧，被銀白色月光，映得半明半暗；這時有一葉扁舟，泛於江上，便是他倆了。

我的……現在我倆是歡樂的相聚著，但是，假如我們要別離，或許是永別，你想

以後，心靈的深處，感受了極大的創痕。

他倆走到竹林的旁邊，只聽著一陣微風吹著竹葉簌簌作響；一輪淡淡的夕陽向離落中間透射過來；在他們走著的路上，映出慘黃的顏色；枝頭的小鳥，在這黃昏日

：那將怎樣？……」他顯著不快的神情，依在他的肩

這樣說，幾乎要哭了。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泊舟雖然知道他倆的環境，別離是不能免的；他倆理想中的別離，一定很痛苦的，尤其是在他倆感情正濃的

婦女之樂園

發出嗚咽的長鳴之聲，一陣陣清冷的晚風，透入他們的衣襟，不禁悠然神往，一切的愁懷，都置之身外，來領略這一剎那的自然的妙趣。

月兒已升在天中了，馬路上的行人，已很稀少了。晚風吹來，覺得有些寒冷了。在月色照滿馬路上時，還隱約看見雙雙的人影……

【三】

三月以來的歡聚，明日就不免天各一方了。唉！環境真太惡劣，竟不能使他倆長久聚在一塊兒。

他因經濟困難，便不能不

堪！

琳棄真純的學生生活，爲生活而奔走。在這政局未定的時候，A地正在C黨勢力範圍之內，況且這時A地的空氣十分緊張，倘有不幸，——政變關係——他將怎樣呢？唉！他……

雖然想不去送行，但是，熱烈的誠感，在伊的心裏沸騰著，脚步不由自主的一步步離開伊的住所，向他告訴伊的火車站走。

在一所精緻的房間裏，伊

B火車站離伊的住所不遠，一剎那間，已到目的地。五

坐在桌旁，看那泊舟寫給伊的信，心中充滿了悲哀。禁不住淚流滿面。

擁擠不堪。小販的喊叫聲，挑夫的邪許聲，和人們的話別聲，湊成一種不合拍節的酸楚的音調！

伊本來不想去送行——因爲「送君千里，終須一別」——隨行時，反而引起不快，難

伊從人叢中看見了他。然後上車細談。

伊看見他今天的神情，和以前兩樣；知道他心中一定蘊藏著無限的苦痛。想用幾句話去安慰他，但是，在沒有說話以前，伊的眼淚已如潮一樣的洶湧，終於俯在他的身上哭了。他也哭了。他們沒有話慰藉；經過一剎那的沉默後，他伸手和伊拭淚，并且很溫柔的對伊說：『碧英！你不要過於感傷吧！我隔一二星期後，仍舊要回來的。』

無情的汽笛嗚嗚的鳴著，報告車快要開了；伊知道時間是不能容伊多坐一刻的。他悄悄的緊緊的握著伊的手說：『我去了！我忍心的去了！我的理智戰勝了感情。抵埠後即有信來，願你好好地保重身體！』

車輪轉動的轉動，只見那月臺上站著送行的人們，擎著伊們的帽子和手帕在空中飛舞。車由慢而快，一剎時間，他的形影，已出伊的視線之外了。

是颯颯的風兒，總吹不冷伊熱烈的情懷。伊在月臺上低頭啜泣，心腔裏填滿了別離的悲痛。

伊和他相別，快到兩月了。但是總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在他去後A地，不久就發生事變，聽說被捕的人很多，中間或許有他。但是伊總希望他不在內。

伊感覺萬分的難過，伊想或許他已被捕？或許已有了……？但是無論怎麼樣，——

——即算他不愛伊的時候——

以只得忍著淚兒低著頭。

曉霧朦朧，寒風凜冽；但

伊也仍舊是愛他，永久的愛他，——直至於死……

同學們都已回來了。一室中沉靜的空氣，頓時震破了

伊呢？仍去回憶伊生活中愛戀史的一頁。



薰紗遺響錄

移風女史



辛酉歲·先外子

村店小食，并邀童共食。童

已聞聲引避，僅將姑媳二人

曹履冰，出宰浙西平湖。是

乃樂甚。據案大嚼，因附其

帶返署。屏去僕役，入內堂。

邑鄉村。隱有黑籍中人下車

耳曰。余素有煙霞癖。膳後

密訊窩主。詎堅不承認。供為

伊始。即嚴申厲禁。無如陽

必需。苦不知處。能為嚮導

前有友因療疾曾用。而遺其

奉陰違。欲期肅清。非暗訪

否。童以禁例森嚴。似有難

器者。繼則謂為拘役吏所裁

不可。暮春三月。宿雨初晴

色。問之再。且誘以小惠。

賊。旋命擡頭一認。悉據案高

。因化裝鄉愚。布衣箬帽。下

乃領行。未及門。即遙指而

坐者。即昨之拘役也。乃俯

鄉密訪。步行凡十餘里。值

去。隨率役呼門入。出其不

首無詞。又常置一木箱於大

雨。乃於田畔挽牧童。領至

意。果獲煙具甚夥。惟男子

堂。任人匿名投報。種種黑

婦女之樂園

幕。因是破案頗多。又於寒假之前。召各校生。齊集大堂。考試各種科學。獎優懲劣。不稍徇私。而女生則跋涉維艱。由余預訂試期。先城後鄉。蒞校分級考試。冒雪舟行。敲冰前進。諸女生以為空前創舉。甚為踴躍。試畢。列隊恭送江干。固辭不可。佇立至不見帆影。數年來。學校師生。猶常通音問。足徵民情愛戴之深也。

清。常集邑中文人。作詩鐘文會。或脩縣志。或政事公開。時江浙兩省。紛傳木歲中秋。預測彗星撞地球。慘劇必難倖免。數月以來。人心皇皇。有如大難之將至。因思歛息謠。非以身作則不可。旋預訂期約飲。屆期適日色無光。隨東遊邑紳。出其東門。駕一葉之扁舟。放乎中流。泊於湖墩公園之旁。飲酒賦詩。余則料理飲饌。聊以佐酒。無何竟天公做美。月出東方。外子即賦秋懷詩為倡。一時互相酬唱。不

知東方之既白。遂相與言旋。一場杞憂。竟化諸無何有之鄉矣。詩擇錄於後。

秋懷 曹有成 履冰

羈情了無泊。拋去又相尋。
 聞雁知兵氣。看花長道心。
 百年紅燭短。一水夕陽深。
 惟有雙龍劍。時時壁上吟。

吹徹南風又北風。微茫天意本難窮。由來喜怒爭三四。况復駢枝說異同。有酒祇堪隨衆醉。補天寧敢炫神功。何當更作傷時語。且向煙波理釣筒。

閨樂之女婦

附錄邑紳張詠清 樂錦 卽

席賦謝一章

謠言若鼎沸。聞者驚惶

矣。黑瞞天地不多時。豈

有五日夜之理。湖上仙翁

一棹回。愛聽鐘聲幾度催

。鈎心鬪角互爭勝。我雖

無才能百杯。文采風流今

尚在。牛刀小試賢明宰。

爲道中秋月倍明。畫船詩

酒真光彩。造化小兒毋游

戲。豈止黑雲遮大地。灑

來雨點共驚疑。忽又雲開

如君意。一輪明月正當頭

。滿湖簫管滿湖秋。五色

月華成異彩。鐘聲飛上弄

珠樓。賓主歡呼興未已。

重振旗鼓咸驚喜。斯時逃

席已多人。我亦溘然杖而

起。與民同樂稱主人。我

謂此說猶未真。要除邪說

安我民。是乃賢侯之經綸

。天果放出一輪明月爛如

銀。

甲子歲。外子由平湖奉調

龍游。抵任後。藉人未稔識。

微服私行。訪察民情風尚。

有女校多不滿意於男校長。

卽札委該邑女知名士代庖。

又是邑多服紅丸。此物乃舶

來品。其毒較甚於鴉片。卽

嚴加示禁。輿論翕然。是秋

江浙政變。兵燹所及。有職

守者。藉離職時挾公款行。

君恐臨時倉猝莫辦。因急電

財廳。請速派員提取地國兩

稅。詎事已迫。卽派員押解

公款。越二日。兵臨城下。

乃封印信送商會。倉皇出走

江干。乘小舟。中途遇風。

舟覆。鼻水登岸。幸不至滅

頂。然溼衣被體。貯立半日

。時屬秋深。備受饑寒。行

李淹沒。惟幸公款掃數解清

。自覺襟懷磊落。來去分明

• 當時浙省報紙多有稱載者
• 由是蟄居滬上戚屬家。未

克返故鄉。乃受此驚創。常
患怔忡。更以清風兩袖。貧

病相尋。未及三載而歿。吁
天乎。



家庭教育之一助

松崖女士



美國史士納夫人

吾國之為人母者。

有女。年纔十二。能通八國

演說詞云。諸君須知吾女

方言。生平著書凡九種。而

非聖人也。中材之兒童。苟

盡至三版者居其二焉。九歲

訓練至早。無不可得同等之

致入大學。今已畢業。夫人

效果。余之教女也。實始於

頃在某旅館演說。女亦與焉

誕生之時。每伺其熟寐初醒

。細釋其詞。頗足為家庭教

。神明愉快之際。輒教之歌

育之一助。述而論之。以貢

唱。六月能言。即導以正當

之發音。而不用世俗所謂小

兒語。故渠五歲能誦羅馬辨

士之文。而名人詩篇上口者

凡千首。

按詩歌涵養性靈之功最

大。嘗見世人撫兒使睡。

每喜作村歌。曼聲柔唱以

出之。吾國古詩音節諧婉

婦女之樂園

者。美不勝收。用之於此。既可悅耳。又使小兒不費絲毫腦力。暗得溫柔敦厚之陶鑄。一舉兩得。計莫便焉。

又按西儒有言。欲得良教育。須從其祖父母教起。此即古聖胎教之旨也。夫胎教尙重要如此。而况既生之後乎。爲人父母者。對於兒女。完全負責。須知一生賢愚善惡關頭。全在十餘月襁褓中定之。倘不趁此時納之於正。他日必貽後悔。斷不可以年

齡尙幼而玩忽之也。

又云。吾常於遊戲之時。

引導之於學問。未嘗一施強

迫。伺其倦也。立即停止。

故彼未嘗厭學。又吾每將算

數、地理、理科等學理。暇

時爲之演講。彼習聞其說。

自能融會貫通。其得之於誦

讀者。蓋其趣也。

按此亦一觀點。吾國家庭

教育。失之寬縱者固居其

大半。而操切過甚者。爲

害亦適相等。務宜體察其

性情。投其所好。而勿強

其所不好。自能以學爲樂

。不生望洋之感矣。

又云吾女強健活潑。足徵

並非苦學得來。彼能騎。能

泳。能圍棋。能擊球。能奏

各種音樂。

按此尤當注意。蓋身體

不健全。決不能具此神慧

也。總之史女父爲名醫。

母稱賢媛。其得自先天者

。固已不凡。而其教法之

純良又如此。宜乎其聰明

特達也。吾人仿而行之。

縱不得其十一。其效豈等

尋常哉。

★ ★ ★



小說小說
月友女士



有人說小說是供

玩賞的東西。含有美術性

質在內。措詞構語。應用華

麗旖旎的辭藻。不該用白話

文字。信手描寫。我道這倒

不妨。文言白話。都是外表

一方面的。吾們看小說。只

要看它命意布局。果真有藝

術的價值沒有。倘然兩般都

好了。任你白話文言。都不

要緊的。

短篇作品不在乎字數的多處。

少。有其浮言淡淡。充長篇

幅。還是簡潔明淨的妙。所

謂「少許勝人多許。」就是

這箇道理。

理想總不及寫實。因為寫

實定實有其事。只要加上一

些渲染。便覺栩栩欲活。看

了好像身入其境一般。理想

完全從腦海構造而成。任你

縝密。總不免有一些欠缺之

吾國近年來的短篇作品。

較著從前那種鶯鶯燕燕。花

花月月。似筆記而非筆記。

似小說而非小說的作品。進

化得多了。但是進化兩箇字

。是無限的。再等十年後。

不知要進化到如何地步呢。

泰西人士。對於小說家。

都十分敬重。每當已故的小

說家的誕辰。往往開會哀悼

• 審局裏觀察社會心理。重
把他的遺作。再版一次。總
是銷售一空。大獲其利的。

我國社會上人。輕視小說家
者居多數。差不多當作茶坊
裏唱唱彈詞。說說評話的先

生們。一般看待。唉，吾不
禁為中國小說家一哭。



處世漫談

韵秋女士



人之處世。猶孤

舟行于大海中。驚濤駭浪。
環顧茫然。于此安危一髮之
間。能行駛如意。不至隨波
逐流。而得以達到目的地者
。賴有指南針與舵耳。故主
舵者兢兢業業。雖竭其心力
。猶懼萬一不周。蓋毫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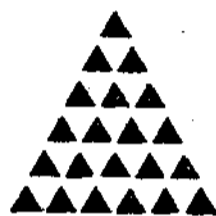
失。千里之差。生死安危。
均在此一舉一動之中也。心
之于人。亦如舵針之于舟楫
。舵固無分乎東西。轉之東
則東。轉之西則西。人之為
善為惡。非生而然也。在乎
能否保守良心而光大之耳。
天生人而授以耳目口鼻。

各有所好。所好之中。已有
惡魔伏焉。好則貪。貪則不
顧良心。如是則演出種種惡
劇。世界上大奸大惡。無非
皆因所好太甚之故。佛市前
殿。有四大金剛。即耳目口
鼻也。去此四者之所好。則
良心見。彌勒佛。即良心也

。良心易為惡魔所蔽。故必
需降魔杵。以除一切惡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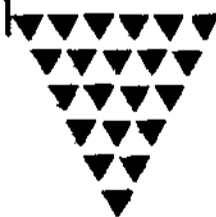
彌勒佛後面立有韋馱。手執
一杵。卽此意也。世人不悟

。竟以叩拜祈禱。以求福利
。豈非迷信者哉。



環 境

翠貞女士



一 間低矮的房裏

。中間燃著一盞豆火似的油
燈。一箇淡裝的女子。在那
裏哀哀地痛哭。伊的媽媽。
勸伊節哀。但是伊那裏肯聽
。依舊哭得像淚人兒一般。
末了長歎說道。『我怎樣能
再活著呢。』伊的媽媽連連
的說著。『爹爹這樣的交涉

。怎麼許你到這般地步。』

但是伊聽了。越發哭得利害
了。帶哭的說道。『就是不
到這箇地步。我總是沒有生
趣了。情願早些脫離世界去
的。』

了他。他倆的愛情。也十分
濃厚。但是現在可不比以前
了。他在五年前。留學英國
。走遍了歐洲的大陸。環遊
了地球一週。吸滿了新鮮空
氣。伊在家裏。日夜的盼望
著。默祝他早日學成。歸來
團聚。一吐伊五年來的積憤
。得到無限大的希望。好容

易五年光陰。慢慢的過去。他回來的時期。很親密地報告了伊。伊這時私心的快活。正是什麼都比不上的。

歸來以後。人家都說他受著歐美的空氣。必定有些異樣。但是他卻並沒有一些習氣。並且在談話演說中間。又時時在那裏攻擊一般新人物。人們聽了。誰也不稱讚他。伊見他這種樣子。私心慶幸自己前途的安穩。對於

他的愛情。格外濃厚。而他對於伊。也十分和好。十分親愛。更說不上瞧不起伊的話。人們見了。因此格外稱讚他的知行的合一。羨慕伊的幸福圓滿。

他在沒有歸國的時候。某大學早已訂定。請他去充當教授了。他在本鄉。約略應酬一些。就恩惠地束裝到校。不到幾天。他便寫了一封長信給伊。和伊討論到現在

社會的男女交際。十分慨歎。十分憤懣。伊也將信給他。表示伊的同情。

時光飛也似的過去。他和伊起初在一禮拜的中間。總有信件往來的。到後來漸漸的疏了。不到半年。他竟給伊一封決裂的信。說什麼自此以後。各行各的自由罷。這封信簡直把伊宣告死刑了。伊讀完這信。暈了過去。醒來很悽慘的呻吟道。「好利害的環境啊。」



兩封短信

冰梅女史



吉甫剛剛在某公

司謀到一箇位置。每月十四元薪金。六元飯食。二元半房金。每月提出二元添置衣服。倒也食用充裕。還有餘錢寄給家裏。比沒有職業時候困苦得衣食不濟。真有天壤之別了。這天晚上他由公司中事畢回來。二房東交給他兩封信。他平時難得有信接到。所以看得特別仔細：

吉甫小兒

從你出外至今。已有六箇

月了。收到你二十塊錢。家中經濟已可以勉強支持過去。我和你母親都十分愉快。從前你在家裏。要給你穿給你吃。你身上起碼要拿出三四塊錢一月。現在非但不要拿錢出來。並且還有錢津貼家裏。我們如何不愉快呢。欠老清和三林家的錢都已還清了。還欠大四先生五塊錢加一塊半錢利息。望你在外省吃儉用。再寄八塊錢家來。那麼這筆欠款也好還清了。前天你寄錢家來。大四先生已來討過幾次。都應允

他三箇月內一定還清本利。他現在見面很客氣。不像從前一見面便討錢。望你在這三箇月內拼湊拼湊。寄八塊錢家來。我做父親的面上也光彩多了。

你在公司裏做事千萬要勤懇小心。不可在家裏那樣大意懶惰。惹東家討厭。使自己位置發生動搖。家裏一切事情都很順利。你在外儘可放心。父字九月十三日
吉甫眉頭立刻繃起來了。他這三箇月內至多有五元剩餘。八塊錢無論如何湊不起

• 爲著家裏催寄錢。房金已積了兩箇月。天氣漸冷。單衣不能再著。要添一付夾衣袴。都是不可省的開支。等著要需用這八塊錢從何處拼湊呢。接著拆看第二封信。這封信是朋友寄來的。那箇朋友在一家公司裏當職員。薪金比他大。工作時間卻比他短。他寫信來邀他加入某工會的。

吉甫老友

我們已有四五箇月不見面了。想必你現在身體康健。凡事順意。近來我們邀集廠

中三百多箇同志。組織一箇工會。宗旨反對薄待工人。推翻資本家。促成勞工神聖。資產公有。實行人類平等。吉甫哥。革命呀。革命呀。我已受盡資本家的薄待了。我們終日操作。所得不過極微細的酬報。資本家一毫氣力不要化。所得卻千百倍於我們。或者還不止呢。吉甫哥。革命呀。革命呀。資本家是人類。我們也是人類。又不比他們少一件肢體。何以他們的生活如此優厚。而我們困苦到這般呢。

吉甫哥。革命呀。革命呀。你如果要求得更美滿的生活。望你也加入我們這箇團體。作共同的工作。祝你努力。弟 號存九月十四日
吉甫把兩封信疊摺在一起。心裏想道。『慚愧。慚愧。父親要我寄八塊錢家去。三箇月內如何湊得起。號存要我加入什麼工會。反對資本家。但是我現在還怕奉迎不上呢。』



情場失意的分量

麗·麗·女士

△△△

他

自從在情場上

戰北了之後·形單影隻·踽

踽涼涼·可憐的很·平素那

些朋友們·因為他加入了愛

情的戰團·把乘風破浪的志

向消磨了·所以卻就冷冷淡

淡的對他·不像從前那般的

親熱了·

他覺著親的疏了·疏的更

遠了·有時與他們聚在一塊

·無論是誰·若說了一句關

于批評的話·他就疑為「這

是譏諷我的呀·……這是暗

罵我的呀·」他若說了一句

·他們也許沒有聽見·所以

沒有回答·還有把頭垂了的

·把眼轉了的·他更疑著·

「這是故意小覷我的吧·」

就是那自來疼他愛他的父

母兄弟姊妹們·這時候他也

覺著都變了·不像從前這裏

一啓口·那裏就有幾片甜蜜

的笑臉對著他的了·

所以人們都說·「他將來

有瘋狂的恐怖哩·」

咳·情場失意的分量·大

約是與自出胎·至入棺·其

間所經過的事情完全失敗的

總分量·不相軒輊吧·

國貨領帶中惟有

孔雀領帶



首先創用毛質襯裡百結不皺
毋須常熨

門市兼售上等襯衫西裝用品
南京路同昌車行東孔雀領帶公司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
無麗
不臻
皆備



華成煙公司出品

位地通普	裏封與頁底	位地	廣告價目
元五十二	元十	面全	
元五十		面半	
面議	及 其 印 以	期 價 目 如	以上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三號再版

紫羅蘭第四卷第三號

編輯者 周瘦鵬

上海估盤路一百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百十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北平 遼寧 漢口 長沙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 梧州 汕頭

大零 洋售 每三 角册	費 郵		目 價	數 册	期 時	定 報 價 目
	外 國	內 國				
	四 角 分	一 元 角 六	元 六	册 四 廿	年 全	
	二 角 分	七 角 三	元 三	册 二 十	年 半	

無敵牌牙粉

劃一市價每包六十文

本牌牙粉·原定每包大洋三分·當時洋價爲一千〇五十文·故售三銅元·嗣以洋價迭更·市售乃由四銅元以至五銅元·及至洋價至二千以上·早已應售六銅元一包·但買主只肯出五銅元·故不得已另出新方副牌牙粉·以應五銅元之買主需要·現因提高國貨信用·決將新方副牌牙粉·一律淘汰·自戊辰年七月朔起·專售正牌·劃一上海市價·每包另售銅元六枚·批發每盒大洋七角三分·其在外埠各地情形不同·當由各地經理·另日酌定·特此預告聲明·

(注意) 牙粉袋之正面印明無敵牌擦面牙粉居中四紅字者方是正牌售六銅元其居中係藍字者乃是副牌請勿誤認

家庭工業社上海總廠啓